

KOUK FONG PO 17. 5. 11

No. 9

Issued on Tri-monthly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本明治四十三年二月十三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特 國 風 報

每月三期逢壹日發行

宣統三年四月初一日

第貳年第九期

Annual Subscription \$ 6.50 each copy 25 cents

Published by Hor Kwok Ching

585 Foochow Road

SHANGHAI, CHINA.

法
國
風
報
公
司
印

愛理士紅衣補丸

治愈心口不交不耐操勞兼精血與腦筋薄弱承輝台芝罘日報館主人兼允康人壽保險公司經理 王君炳南惠來證書玉照



僕年來俗事紛繁以終歲奔勞無非破耗心神精血且也身軀報務素稱瑣雜過度心腎不交且居常不耐中勞形積久成弱以致神思過甚則頭暈眼眩兼之操勞每握管疑思覺神昏志亂此精血與腦筋日受損力較前大為差別夕便已遺忘此形消瘦胃納已不磨而成虛弱已無疑義近且身體日形消瘦胃納已不其當今秋檢閱各報見告白中登有貴廠愛理士紅衣補丸有造血培元之力細察証書仿單似與僕患甚為吻合遂向本埠藥房試購兩瓶按日服之不期半月之間精神漸覺爽健面上血色亦由黃轉潤矣且能固腎培元亦非虛語蓋耳聞不如自行實驗也遂再購六瓶日服三頓不兩及到二月竟將吾以前所患者悉行治愈前服三頓若兩人故目前雖口處繁劇而毫無倦意並知體魄已強腦筋亦壯乃深嘆愛理士紅衣補丸效驗神速可謂碩大無朋矣君子得惠莫忘僕愧無以報聊草數行并小影一張略表寸意希登於報中俾同病者知所憑証焉

每瓶補丸四十粒價洋一元二角 每六瓶價洋六元

各埠藥房商店均有發售倘內地無從購買請至上海四川路一百十七號震寰藥廠購辦即日回件郵費不加

A70

國風報第二一年第九號目錄

●諭旨

●圖畫

滇緬北段騰邊界務失地圖

●論說

為籌製宣統四年預算案事敬告部臣及疆吏

外官制評議

●著譯

中國人口問題 (續)

●文牘

沈祖燕查覆雲南畫界失地參案稟稿

●紀事

中國紀事

世界紀事

●叢錄

春冰室野乘

●文苑

詩七首

●小說

巴黎麗人傳

目錄

滄江

更生

明水

春冰

廣告價目表		郵費			報資	項目	定價表	宣統三年四月初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何國楨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 廣智書局
十元	一面	歐美冊	一元	全年	五六角	全年三十四冊	報費先惠閱月停刊	
六元	半面	日冊	五角	半年	五三角	半年十七冊		
元	面	日本冊	三分	每冊	五分	每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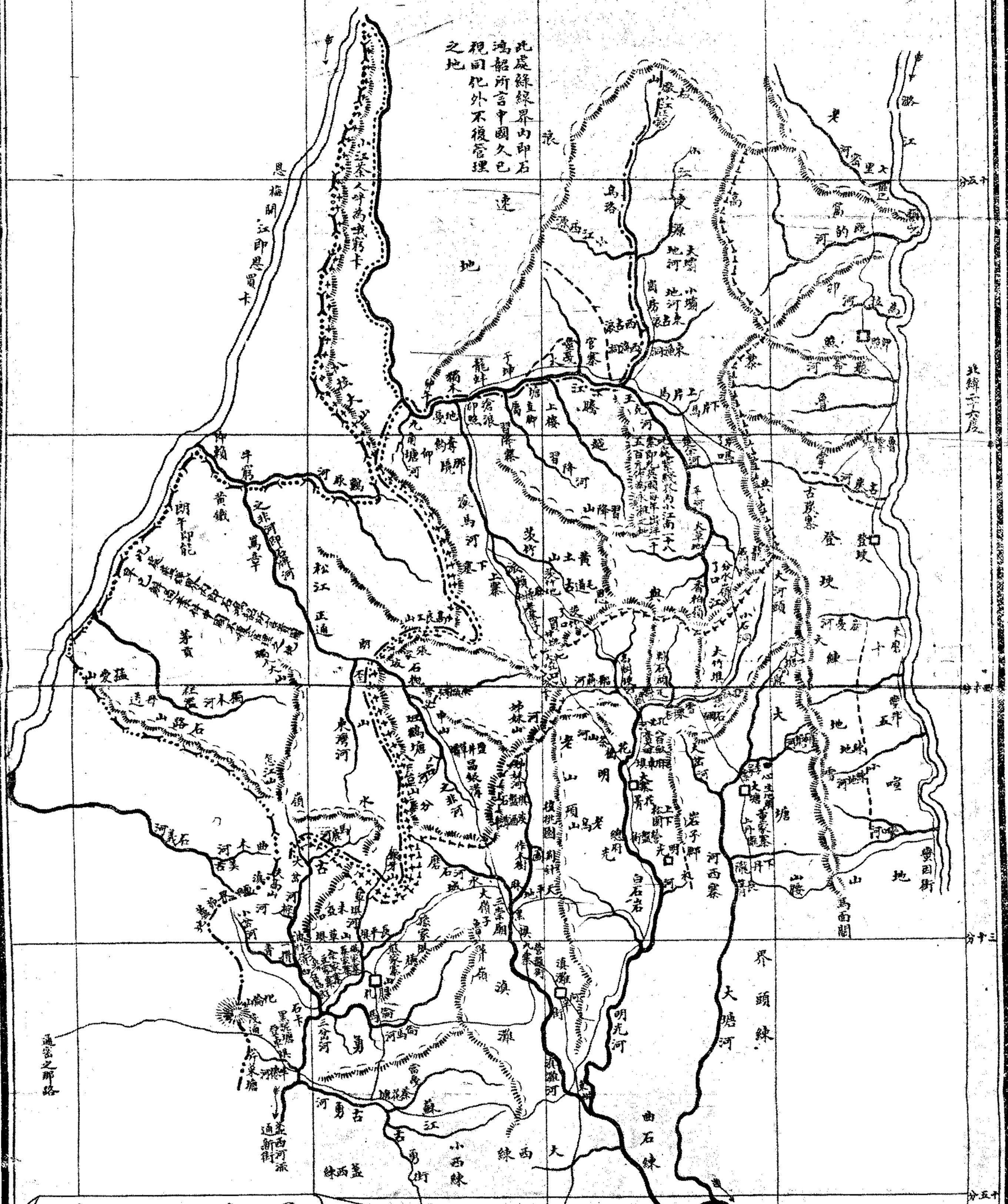
山谷老人刀筆

山谷尺牘坊本訛謬至不可讀茲覓得家藏舊本精校刷印裝兩厚冊定價大洋六角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全書共八冊凡一百八回前七冊出版後人爭先觀書之價值久有定評第八冊為吳趸人先生絕筆之作尤為閱者所切盼今已印出定價大洋六角另有趸塵筆記一種亦先生遺著定價二角
上海福州路廣智書局印行

光緒三十一年雲南巡撫劉道衡奏請勘定緬甸邊界失地之圖



此處綠線內即石
鴻船所言中國久已
視同化外不復管理
之地

凡 中 圖 例

廳	土署	山	江水	河水	已定界	內地界	路	外部原界	外部與英使界	所指分水嶺界	前指小江邊界	石道會勘界	烈領指劃界	指派錢
□	◇	▲	〰	〰	〰	〰	—	—	—	—	—	—	—	—

號外雜文

游臺第六信

滄江

編輯部諸君鑒頃行矣。歸舟所滿載者哀憤也。舟中西望故國。豈惟慨歎。直不寒而栗耳。此行所最生感者。則生計上之壓迫是也。一受此壓迫。殆永劫無擺脫之期。吾於全臺游歷過半。見其一切日用品。殆無不來自日本。即如所穿之屐及草履。所食之麵及點心。皆然。舉其小者。大者可推矣。中國貨物。殆杜絕不能進口。保護關稅之功用。其可畏。有如此者。臺灣本絕無工藝品。而中國貨。則稅率殆埒其原價。其舍日本貨。外更無可用。亦宜。而日本貨之價。亦遠貴於日本本境。以物價比例於勞庸。則臺灣物價之昂。蓋世界所罕見也。以故臺灣人職業。雖似加於昔。每日所得工錢。雖似增於昔。然貯蓄力。乃不見其增。而惟見其減。就此趨勢推之。其將來。豈堪設想。而還顧我祖國。其將來。又豈堪設想也。

舟中檢點日來所爲雜詩。得十餘章。錄以奉覽。

臺灣雜詩

千古傷心地。畏人成薄遊。山河老舊影。花鳥入深愁。人境今何世。吾生淹此留。無家更安往。隨意弄扁舟。

九點齊烟外。蒼茫別有天下田。猶再熟甘果。不論錢處處。泉通脉。村村花欲然。歲時不改舊。信是漢山川。

故老猶能說。神功締造深。廢興三國志。戰伐百年心。幾鑿張騫孔。仍來陸賈金。早知成覆水。休誦白頭吟。臺灣先後為荷蘭西班牙法蘭西三國所陷我族卒光復之日本人足跡前固未一履臺土也使鄭氏能保其世臺灣或不至有今日乎

桓桓劉壯肅。六載駐戎軒。千里通馳道。三關鞏舊屯。即今非我有。持此欲誰論。多事當時月。還臨景福門。劉壯肅治臺六年規模宏遠經畫周備後此日人治績率襲其舊而光大之耳鷄籠至新竹間鐵路二百二十餘里即壯肅舊物其他新闢容驥之道尚數百里鷄

籠滬尾澎湖諸砲臺皆壯肅手建臺北省城亦壯肅所營今毀矣獨留四門以為飾景福門即其一也余頻過其下

幽尋殊未已。言訪北投泉。大壑陰陰轉。清流曲曲傳。玉膏溫弱荇。溪色澹霏煙。苦憶

華清夢。無慘閉閣眠。北投山距臺北府治二十里有溫泉境殊幽遠沿溪數里噴烟若霏霧温流中水藻游魚生焉

蕩蕩臺中府。當年第一州。桑麻隨地有。城郭入天浮。江晚魚龍寂。霜飛草木秋。斜陽

殘堞在莫上大墩頭。劉壯肅本擬建臺中為省治築城工未歲而去位今城亦毀移城門一角于大墩頭公園

曉破千峯霧。迢迢爆竹聲。重為萬里客。又過一清明。舍館傳新火。兒童報晚晴。故山

路幾許。南望涕縱橫。清明日客霧峯莊之萊園

臺南南郭路。勝跡鄭王祠。肅肅海天晚。沈沈故國悲。簷花馴鳥雀。壁影護龍螭。落日

懷名世。回風欲滿旗。鄭延平王祠在臺南府南門外日人改稱開山神社

三百年前事。重重入眼明。天開一柱觀。月照受降城。胡虜到今日。兒童識大名。孰非

軒項。裔哀此乞塵氓。赤崁城俗稱王城在安平之海隅荷蘭人所築也據舊志方廣二百七十六丈高三丈有奇鄭延平克荷蘭受降于此今圯矣受降時儀式日本人猶傳以圖畫吾

會見之

五妃從死地。竹淚滿南州。銅輦成千古。冬青共一丘。珮環青冢月。蘭芷渚宮秋。愁絕

思公子。靈旗肯少留。明隆武時以寧靖王朱術桂督鄭成功軍永歷十八年王遂入居臺鄭氏事以王禮克塽降王佩印殺殉國五妃王氏袁氏荷姑梅姑秀姊從死臺人既葬王于竹

澀之元妃舊園復在臺南府南門外之桂子山合葬五妃即地建廟焉

鹿耳山形壯。鯤身海氣轟。重關常北向。衆水總南趨。事去勞精衛。年深失湛盧。東風

最無賴。綠到海桑無。七鯉身及鹿耳門皆臺灣八景之一觀濤稱奇絕鄭延平進取時荷人沈舟塞鹿耳一夜水驟漲鄭軍飛渡荷人詫為從天而下也

曾聞民主國。奄忽落人間。卽事真如戲。呼天亦苦艱。薛蘿哀楚鬼。禾黍泣殷頑。暗記留蠶紙。愁來一洗顏。故老有以臺灣民主國之鈔幣及郵政局券相贈者

西北濤頭起。故人曾獨來。徙薪謀議苦。橫海壯心摧。碧血隨青史。名山託古哀。欲尋

舊綦迹。溽雨長莓苔。死友譚壯飛于甲午前後曾兩渡臺欲有所建樹不得志而歸其所著仁學初題曰臺灣人所著書

聞道平蠻使。追逋竟未休。網張隘勇線。器漆社蕃頭。弱肉宜強食。誰憐祇自尤。物情

如可翫。不獨惜蒙鳩。日人頃方銳意犁庭生蕃廣張所謂隘勇線者盛之于叢箐中戰畧與名稱皆襲劉壯肅之舊也今殆廓清無子遺吾游博物館見藥漬生蕃頭累累然

暫掩新亭淚。相傾北海尊。春歸萬梅嶺。地闢一萊園。魚鳥忘賓主。杉松長子孫。不逢

催課吏。或恐是桃源。萊園在霧峯之麓萬梅嶺下逸民林獻堂所築以頤養重閣者極山水林木之勝余茲行獻堂實先後之連與接席備極擊渥館余于萊園者旬日爲獨題池館而

去獻堂爲剛愎公從子與諸見並好學能文使人生故家喬木之感也

零落中州集。蒼茫野史亭。看花成曠壤。耽酒得沈冥。一夢風吹海。無言月過庭。只愁

絃絕處。俛仰失湘靈。滄桑後遺老佗僚無所適相率以詩自晦所至有詩社萊園社之外汐社樸社竹社南社等其最著也

慘綠相思樹。殷紅躑躅花。能消幾風雨。取次送年華。北首天將壓。南來日又斜。金仙

行處斷鉛淚。滿天涯。

復有詞數闋。託美人芳草以寫哀思。並以寄上。試精讀之。或可喻其言外之意耶。三年不填詞。今又破戒矣。

蝶戀花 感春游臺灣作

倚。徧。黃。昏。人。瘦。削。愁。對。陰。陰。舊。日。閑。池。閣。燕。子。不。來。風。動。幕。是。誰。偷。覷。秋。千。索。一
雨。做。成。新。夢。惡。夢。裏。羅。衾。恰。似。郎。情。薄。早。識。金。鈴。成。漫。約。餘。英。悔。不。春。前。落。
別。路。屏。山。天。樣。遠。苦。怨。斑。駝。不。放。人。留。戀。波。底。題。紅。餘。片。片。憑。君。量。取。愁。深。淺。恨
雨。響。煙。朝。暮。捲。便。到。春。回。樵。悴。羞。重。見。何。况。夢。中。時。鳥。變。東。風。已。共。游。絲。倦。
歲。月。堂。堂。人。草。草。數。盡。花。風。冷。透。春。懷。抱。鎮。日。西。園。鶯。不。到。斷。紅。零。粉。誰。知。道。多
事。庭。燕。青。未。了。和。月。和。煙。牽。惹。閑。煩惱。誰。遣。南。雲。音。信。杳。一。年。又。見。吳。蠶。老。
依。約。年。時。携。手。處。謝。却。梨。花。一。夜。廉。纖。雨。雨。底。蜀。魂。啼。不。住。無。聊。祇。勸。人。歸。去。刻
地。漫。天。花。作。絮。饒。得。歸。來。狼。藉。春。誰。主。解。悻。相。思。能。幾。度。輕。軀。願。化。相。思。樹。
莫。怨。江。潭。搖。落。久。似。說。年。來。此。恨。人。人。有。欲。駐。朱。顏。宜。倩。酒。鏡。中。爭。與。花。俱。瘦。雨
橫。風。狂。今。夕。又。前。夜。啼。痕。還。耐。思。量。否。愁。絕。流。紅。潮。斷。後。情。懷。無。計。同。禁。受。

臺人多有欲脫籍歸故國者。故第四首及之。其第五首則當英俄邊境正劇時。故不自覺其詞之哀。實則中國若亡。則吾儕將來之苦况。又豈止如臺灣人哉。

舟中復得詞一首。

浣溪紗 臺灣歸舟晚望

老地荒天。闕古哀海。門落日浪。崔嵬憑舷。切莫首重回。費淚山河和夢遠。彫年風雨挾愁來。不成拋却又徘徊。

此行乃得詩八十九首。得詞十二首。真可謂玩物喪志。抑亦勞者思歌。人之情歟。擬輯之題曰海桑吟。有暇或更自寫一通也。匆匆作茲遊。廢文課者。浹月所爲責任內閣論。尙未廢續。其他銀行政策私議政黨論等。皆亟亟欲成之者。過返後當併日從事耳。不具。

月 日頓某首 讚岐丸舟中發

諭 旨

三月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吏部右侍郎沈雲沛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續假並簡員署理一摺沈雲沛著賞假一個月吏部右侍郎著榮勳署理欽此

同日內閣奉 上諭度支部奏請簡湖南清理財政正監理官一摺記名郵傳部丞參楊士驄著賞加四品卿銜充湖南清理財政正監理官欽此

同日內閣奉 上諭張鳴岐等電奏兼署廣州將軍副都統孚琦因公前赴燕塘地方查看地勢兼閱演試軍用飛機回城時行至東門城外突被匪徒用手槍轟擊受傷甚重移時殞命當經拿獲兇犯嚴飭訊究等語覽奏殊堪駭惻著張鳴岐等將已獲兇犯溫生財切實研訊有無黨與及受人指使情事務得實情嚴行懲辦該署將軍副都統孚琦猝被戕害憫惜殊深應得卹典著俟該署督等查明具奏時再行降旨欽此

同日奉 旨廣州將軍著張鳴岐暫行兼署滿洲副都統著文泰調補欽此

同日奉 旨鑲紅旗滿洲副都統著恆順調補所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著依凌阿補授欽此

同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趙炳麟著開缺以四品京堂候補欽此

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現在時事多艱朝廷宵旰憂勤孜孜求治凡在臣工應如何夙夜在公勤供職守乃近來京外大臣動輒託詞請假幾於無日無之甚有一再續請者殊屬不成事體嗣後內外諸臣務當共體時艱力圖振作除實在患病准其請假外倘再有託故請假藉圖安逸者一經查出定即嚴行懲處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恭親王溥偉奏假期又滿病仍未痊請派員接署要差一摺恭親王溥偉著再賞假一個月正紅旗滿洲都統著博迪蘇兼署禁煙大臣著唐景崇署理欽此

同日內閣奉 上諭海軍部奏請將現充海軍要職各項人員分別除授繕單呈覽一摺薩鎮冰著補授海軍副都統並加海軍正都統銜程璧光沈壽堃均著補授海軍協都統吳應科嚴復徐振鵬鄭汝成均著賞給海軍協都統銜曹汝英伍光建李鼎新蔡廷幹鄭清濂李和林葆懌湯廷光孫輝垣均著補授海軍正參領林葆綸鄭祖彝黃鍾瑛楊敬修喜昌曾兆麟榮續葛保炎甘聯璠宋文翹鄭綸何廣成馬煥鈺朱聲岡饒懷

文均著補授海軍副參領餘依議欽此

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四月十一日常雩大祀 天於 圓丘遣載功恭代行禮 四

從壇派德茂扎克丹榮整希璋各分獻欽此

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兩廣總督著張鳴岐補授欽此

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伊犁將軍志銳著賞給尙書銜欽此

同日內閣奉 上諭增韞奏查明浙江各屬田禾被災請將地漕等項分別蠲緩一摺
上年浙江杭州等屬田禾被水旱風蟲受傷致成災歉及歷年沙淤石積尙未墾復各
田地塘若將應徵地漕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富陽等八縣成
災十分各田地並仁和等二十九州縣及嘉湖衛歉收民屯學各田地與山陰縣被水
坍沒坤字號花地暨富陽等十三縣並衢所沙淤石積各田地塘應徵宣統二年分地
丁等項正耗錢糧漕白等項米石暨學租銀兩分別蠲免緩徵其被災各縣蠲免銀米
各災戶已輸在官者准其流抵次年新賦至秋收減色之餘杭等廳縣及杭嚴台州衢
州各衛所與被災歉收各州縣所未完各年舊欠暨原緩帶徵地漕屯餉各銀米均著

遞緩一年徵收以紓民力該撫卽按照單開各廳州縣衛所田地塘頃畝分數應蠲應緩銀錢米石各細數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二件併發欽此

交旨

三月初七日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大理院奏各省高等審判廳成立應將大理分院事宜提前籌議一摺著憲政編查館核議具奏欽此

初八日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郵傳部奏遵章臚陳本部第五屆籌備成績一摺著憲政編查館知道又片奏京奉鐵路二成餘利應撥北洋經費暫知停解又片奏擬派交通銀行總理等差各等語均著依議欽此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盛宣懷奏官紳報効災賑鉅款請優獎一摺所有報効之劉承幹等十一員均著照所請獎勵又片奏皖省災情及續撥欵項情形等變知道了又片奏採辦賑糧請免釐稅等語著依議欽此

初十日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貝勒載潤等會奏遴員派充陸軍貴胄學堂監督一

摺著派布政使銜分省補用道劉思源充陸軍貴胄學堂監督欽此

十二日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御史歐家廉奏內閣官制請飭詳慎定擬一摺著會

議政務處知道欽此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本日引見之明保侍講銜記名遇缺題

奏翰林院檢討陸光熙著於本月十三日預備召見欽此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本

日引見之明保舉人蔣智由著以知縣發往山東補川欽此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

本日引見被參冤抑之已革湖南補用知縣胡大庚著開復原官欽此

十三日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本日召見之侍講銜記名遇缺題奏翰林院檢討陸

光熙著以侍講升川欽此

十四日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海軍部奏請賞給海圻巡洋艦人員寶星等語程璧

光著賞給二等第二寶星湯廷光著賞給二等第三寶星李國棠劉冠南均著賞給三

等第一寶星欽此

十五日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憲政編查館奏變通各省調查辦法以節經費而裨

統計一摺著依議欽此

諭旨

六

十八日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農工商部會奏議覆吳宗濂奏請專興日用工藝實業一摺著依議欽此 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郵傳部奏擬設商船學校大概情形一摺著依議又片奏通合公司產業購爲學堂公產等語知道了欽此

論說壹

為籌製宣統四年預算案事敬告部臣及疆吏

（參觀第四號以下著
譯門預算制度概說）

滄江

本年預算。以去年提出資政院。由院審查修正議決。會同度支部上奏。亦既得旨裁可。公布矣。而內容鹵莽滅裂。貽薄海內外以笑柄。而且各部臣疆臣。視同無物。紛紛請變。棄似此情形。則擾擾焉為籌製議決。果何為者。夫以今日國家財政基礎。危如累卵。破產之禍。即在目前。使非有正確共遵之預算出現。則前事何堪設想。夫籌製來年之預算。今其時矣。乃舉所懷欲陳者。為當局一效忠告焉。

（第一）收支宜必求均衡也。此實至淺之理。不煩言而解。無論采量出為入主義。采量入為出主義。皆須度而後支。此度支部之所以得名也。夫安有如去年之案。歲入不足七千餘萬兩。而可以靦然提出於立法機關者哉。在理資政院得此種預算案。

宜斷然拒絕不以列於議事日程。惟効政府之無常識不堪任事而已。去年院中以試辦伊始不肯求全姑以付議通過其對於政府實已爲非常之讓步。今年資政院若猶如是則直可謂爲議員之溺職而政府若猶如是則亦太不知所以自處矣。

(第二)編製之事宜由行政官擔任也。去年政府所提出之案不過各種雜亂無章之帳簿萬不能名之曰預算。蓋預算必須爲有系統的編製故也。資政院之審查雖不云完備則庶幾近於編製矣。雖然是無異以編製權讓諸資政院也。夫預算由立法部編製各國雖非無成例然亦惟共和政體如美國者乃行之耳。而談國聞者猶共訾其失豈有君主國如我者而乃可效之乎。預算爲一切政務所從出必以執行政務之人自負籌畫政費之責然後進焉得以行其志退焉無所諉其咎。美國制所以爲世詬病者徒以其將此職務截爲兩概不勝其敝也。即如去年資政院之審查修正其所增減是否有當且勿論然而各省共以爲不可行蓋實有不可行者存也。今年政府而猶不改此度則非徒放棄權利抑重以自窘耳。

(第三)編製權宜集中於度支部也。立憲國之度支部大臣其在內閣有特殊之地

位蓋他部惟筭支出度支部則綜筭收入也各部恒欲自擴張其本部政費此人情所同然苟非有一部爲之節制則國費必增至無藝蓋國庫所入祇有此數通盤籌算以裒多益寡此度臣之職也夫在各國已舉中央集權之實者猶且有然况我國今日於各部要求政費之外更有各省所要求之政費而其數之鉅且遠過於中央者乎西人有言度臣之狀蓋如挾重金以適野各部則如萑苻之盜常思伺隙以殺越人於貨者也雖云虐諱亦洵妙喻夫在他國則眈眈以視咄咄以逼者惟在各部门我國又重之以各省度臣所處抑更難矣然苟不謀所以善處之則置此職何爲者夫吾非謂度臣宜徑行直遂以威壓其僚任意削減各部各省所要求而無憚也果爾則督撫變爲下級官廳而內閣非復合議制矣惟其須以和衷之精神行綜覈之手段此各國度臣之所以難其選也若如我國去年之預算案度部徒取各部各省之帳簿編輯成帙則一憲事小吏之職耳安足以勞大臣哉度臣而不肯負此責任是使度部之權力日以落而全政府之權力亦隨而落耳

(第四)編製宜以春間著手也 言預算者謂編製時期與執行時期宜相接近此自

籌製宣統四年預算案事敬告部臣及疆吏

論說

是正論。然徵諸各國成例。雖以號稱立法最良之國。如英普者。其編製時期。猶在會計年度開始前六箇月。日本則十箇月。法國乃至十五箇月。蓋編製預算。非可漫焉而已。必先之以調查。又非編畢而即為成案也。須繼之以議決。故備之不得不早備也。以日本之例言之。彼蓋以四月初一日為會計年度之始。而五月三十一日以前。由各省大臣提出歲出入概算書於大藏大臣。六月三十日以前。大藏大臣提出歲出入總概算表於內閣。七月十五日以前。閣議決定。此所謂調查時期也。八月三十日以前。各省大臣提出各省豫定經費要求書於大藏大臣。議會開會以前。日本議會以十二月為常大藏大臣製成歲入歲出總預算。提出內閣會議決定。此所謂調製時期也。由此觀之。日本之預算案。調查約四箇月。編製約三箇月。蓋非經爾許。歲月不能審察周到。而規畫精詳也。我國各部政務頭緒之紛繁。不讓他國。加以各省相去遼遠。不能一堂會議。往返商榷。費時日又事屬草創。諸有司皆乏經驗。則調查編製之期。惟宜視日本更長耳。若短於彼。決非所能逮也。今日本於此期內。共費七箇月。以議定期三個月。故共為十個月而我資政院開院。定以九月。若二月著手編製。則所得時日。恰與彼同。

今不著手更待何時若各官吏惟以敷衍爲能則雖至中秋節以後始命鈔胥將舊年斷爛帳簿逡寫一通即使提出固無所不可此則非吾之所敢知矣

(第五)體例格式宜釐定也 編製預算實爲一種專門技術條理萬端具有專書非

所能殫述也

別詳明水所著

而其中有一問題爲我國所特當研究者焉蓋我國於中央各

部之外而復有各省同爲最高官廳同有直接向內閣要求政費之權此實各國之所無也如去年各省各自以特別會計之形式提出無量數之帳簿於資政院中外古今固無此可笑之事今後之格式不能不歸於一無俟論也今後編製預算其必當仿各國通制就政務之性質以分類而不能就地域以分類惟當各省要求政費之際應由各督撫將各種政費要求度支部再由度支部將其所許之費分類以編成總豫算乎抑應由各督撫將各類之政費分要求於各部再由各部將其所屬政費爲各省所需者分省列出要求於度支部而度支部可以其所許者編爲總預算乎由前之說則省手續之頻繁使行政得趨簡易此其利也由後之說則各部於其所管轄之政務能布一貫之政策於全國而因以益重其責任此其利也二者各有

論說

查

短。長。吾。蓋。不。能。遽。斷。然。竊。以。後。說。爲。尤。合。正。鵠。矣。要。之。二。者。必。當。采。其。一。而。萬。不。容。如。去。年。之。各。不。相。謀。斯。則。可。斷。言。耳。

其他與預算聯屬之事。如會計法之制定。國庫制度之確立。幣制之實施等。條緒甚多。當更爲專篇論之。

二月廿一日稿

論說式

外官制評議（續第七號）

更生

吾國爲強敵壓凌甚矣。練軍誠不可緩。今一切責成于行省。卽以新軍論。僅令每省練一二鎮而已。艱難若此。然照德薩遜之例。僅吾一州一府地而已。屯兵四萬矣。唐世六十餘節度使。亦僅吾一二府地耳。而擁兵若此。其盛強也。若今升府獨立。置尹之權位。或加巡撫銜。令其府練一協。吾國已將百鎮矣。况大府且可練一鎮乎。故非多分府治。亦難增練軍也。

欲阜商旅保人民。非安靖地方不爲功。則警察乃莫要之政也。今行省遼濶。巡警道者保護一省城。猶恐未逮。而謂能治及全省乎。乃者各督撫奏報警政。謂每縣設警卒百人。夫一縣之地域幾何。人民幾何。百警卒者。乃供數街之用耳。而云每縣設百。何異于無。其能保人民以阜商旅乎。然自督撫視之。其全省警卒已萬人。不爲不多矣。不獨籌

款甚難而已也。日本地僅當吾四川一省。而十四年前。日本警卒將十萬。故猶有行省之大。猶有巡警之制乎。謂督撫與警道能舉全省巡警之政。未之有也。故必升府獨立。爲尹之權位。每府設巡警司。以規定其轄下之數。縣警政。或可修也。

立國賴乎人才。非學校無以成人才。德之聯邦。地僅吾一縣。或半府。而皆有大學。若高等學專門學。則無數矣。薩遜僅敵吾二縣。爹釐士頓與立色。皆立大學。凡二矣。今吾大省不立大學。無各專門學。固疎謬不可言。他日卽立各學。而行省之制。督撫駐于省會。亦祇能爲會城立各學。斷無能令各府徧立大學。及各專門學之理。則所造之人才有幾。故必升府獨立。權任爲尹。或加巡撫。令府必立一大學。農工商學。陸軍學。建築學。與其地宜之特別學。若近鑛山之設鑛學。近海之設商船學。出絲地之設絲織染製學。而後人才不可勝用也。

凡聚人阜財之所有地。有人水陸輻湊之區。必繁盛者。地勢也。否則號稱繁盛。文明必在其都會者。人爲也。德之柏林。三百年前一曠野耳。及普封王而都于柏林。當道光十年末。統德國人民僅七萬。至今僅八十年。則人民三百餘萬。爲大地第四大會。鐵

路。既。出。無。有。高。遠。惟。其。所。通。于。是。人。事。之。勝。過。于。地。利。矣。夫。設。都。會。則。人。民。輻。湊。而。增。繁。盛。文。明。不。設。都。會。則。人。民。不。集。而。凋。荒。喬。野。乃。自。然。之。反。比。例。矣。夫。國。之。能。自。立。于。大。地。與。夫。以。小。國。而。能。抗。大。國。或。弱。大。國。而。勝。之。滅。之。豈。非。以。其。文。明。繁。盛。而。勝。凋。荒。喬。野。者。哉。然。則。于。今。日。而。厚。殖。其。土。地。人。民。非。日。思。所。以。增。其。繁。盛。文。明。而。何。慕。何。思。焉。苟。思。以。人。力。增。其。繁。盛。文。明。反。故。疎。少。其。都。會。是。自。求。喬。野。凋。荒。而。惡。繁。盛。文。明。之。日。增。也。豈。不。與。求。治。相。反。哉。夫。所。謂。都。會。者。苟。不。假。乎。地。利。而。欲。藉。人。力。以。增。長。之。則。非。裁。行。省。而。以。府。治。爲。至。大。之。區。以。府。尹。爲。至。貴。重。之。官。上。或。以。王。公。大。學。士。尙。侍。領。之。而。加。巡。撫。銜。以。大。其。權。下。多。設。羣。司。多。士。大。夫。以。備。其。職。不。能。致。也。夫。今。行。省。之。會。城。以。督。撫。與。羣。司。之。所。在。候。補。官。多。集。焉。巨。紳。大。富。者。多。居。焉。羣。學。多。立。而。士。人。大。聚。于。是。商。運。百。貨。以。赴。之。富。貴。既。多。能。售。精。貴。之。物。而。宮。室。較。美。服。器。較。侈。于。是。百。工。集。焉。商。貨。益。多。赴。之。游。人。亦。增。多。于。是。飲。食。行。旅。之。肆。車。馬。之。盛。圖。書。玩。器。之。雅。亦。日。增。而。文。士。考。古。言。今。者。亦。萃。焉。夫。是。以。增。繁。盛。文。明。也。若。寥。寥。荒。縣。官。不。過。令。丞。教。職。數。人。士。不。過。諸。生。數。十。人。一。切。冥。冥。工。商。官。士。皆。不。集。雖。有。廣。土。千。里。祇。爲。榛。莽。狐。兔。之。

論說

四

窟安得不增其榛。狃喬野也。卽爲今之府治。僅增一守及同知通判。一二人。武官副將。游擊。二三人。紳士增舉貢數人。如是止矣。工商必比縣稍增。然亦止于是矣。夫以吾全國之大敵。全歐而除。十餘省會及水陸要衝之諸地。外能號稱繁盛文明之會城者。無幾。是舉國而荒之也。豈不大痛哉。夫以製造文明繁盛。可由人力而不必盡賴地利也。而吾何必力拒之。而何不仿爲之。爲之至易。但裁行省而以府爲至大之區。卽能生產發揚。二百大都會。比行省之制。增文明繁盛者。百八十矣。其所增富強文明。十倍昔。台灣隸于福建。僅設道府。而極荒蕪。及改行省。設巡撫。而開鐵路。大增繁盛。日本設總督府。加以治具。而繁盛尤增。卽吉林黑龍江二省。舊亦榛蕪。亦增設巡撫。而日繁盛焉。此皆至近事。可取鑑者矣。

今中國田土經界不明。故賦稅不確。而歲入寡少。且地訟易滋。故孟子告滕以定經界。爲始。而各國爲治。亦必先以清定經界爲先。吾國方患貧。若經界既正。歲入可倍。而經界所以不能清定者。以行省域大。難于精核也。若縮小政區。每府有府尹重臣督之。各府開經界局。分縣而畫圖帳。經界易正也。

若夫農田水利之宜修。陂塘隄堰之宜繕。森林材木之宜考。植橋梁園場之宜廣。置若者有待于機器。若者責成于土民。大者宜舉。細者宜程。以行省之廣大。浩繁。考之而不盡也。舉之而不勝也。唐宋之守令。多能修舉地利。以權位較崇之。故明及國朝。反是若縮小政區。以府爲行政。至上之級。府有府尹。重臣則可上請于朝。下鼓其民。中設專局。舉之較易而近也。

今若裁行省。定建府爲地方上級。至大之治區。上承閣部。每府設尹。照順天奉天府尹之權位。大府或加巡撫銜。與行巡撫事。以重之。或遣王貝勒貝子公閒散大學士尙書侍郎都統領尹事。如今順天尹多領以尙書之例。其屬徧設諸司。每司下列諸曹。皆立督辦總辦會辦提調文案諸官。合諸縣人士而開諮議局于府治。則歲議員百數。咸集府治。皆立大學及各高等學專門。若農工商與其地所宜學。及夫陸軍校。集各縣人士而教之。則有教習百數。生徒千數。乃有特立之國家銀行圖書館博物院動物園醫館電館信館而衛生治道巡警諸官。尤繁焉。聚貴官吏士既多。則商賈走集。工藝振興。人民日湊。文學日盛。財用亦日阜。是以文明繁富。自日盛而月增也。

論說

六

此皆粗舉行政之大者。若舉纖悉之治，條理萬方，試問府治之與省治，其疎密若何？計以十倍得失，若何亦計十倍則劃治區之宜，大宜小宜，省宜府乎？不待智者而可決矣。今督撫及諸公之才，若何吾不敢知，然諸公之才必出于全國四萬萬人士之上，而無人焉，以與二十餘之督撫比焉，則諸公亦必不謂爾也。然而全省人才薦用，皆由于諸公，何若裁行省而用州郡，則二百之人才，或亦與今督撫諸公等乎？或疆理狹少，才人猶得少竭力以闢土富民，致其教養耶？今爲國家計爲久大計，誠宜少割壤地，多分政區，地治猶望不荒也。吾遠考萬國諸歐，行政區之至大，若奧普無過府者，內考前代行政區，皆以州郡亦不過今日之道府而止。若邊遠之地，用道亦可僻荒之地，併府亦宜要大端而言之，行省之大不可不裁矣。其詳見吾官制議及裁行省議，可備採擇。或謂今督撫諸公擁旄萬里，節制百城，今若驟裁土疆，令同道府，誰則受之？與狐而謀其皮，與虎而謀其爪，未有能行者矣。不如聽督撫之撫，有行省而以諮議局監督之，夫立制不爲一人一時也。今督撫諸公豈常爲督撫乎？他日之爲閣部者，非諸公而誰託乎？且以吾之私議，宜設中東西南北五部，以領內州郡，設遼蒙回藏四部，以領沿邊，是

有九部尙侍十餘人足爲督撫廻翔之地。班春巡邊猶是督撫之舊制也。蒙古設督宜分內外新疆設督亦宜分內外與衛藏奉天共爲六督。滇邊桂邊瓊島西川青海添設之六七巡撫或蒙邊十餘巡撫足爲今督撫量移之所也。是則督撫之權位有增無損者矣。或初改大府尹而許節制同省諸府尹若今總督節制巡撫東三省總督亦僅領昔者奉天一府耳。則威望亦非銳減也。而全國受其賜矣。敵兵壓境舉國倉皇誰保久遠諸公體國公忠豈有爲一日之在位而棄中國之大計哉。諸公更不出此也。

三曰府廳州縣各治一邑不相統轄其權責在稟承督撫之命令整理本屬行政此不可行也。

夫府與直州之爲地乃古今之劃行政區至精美者也。上自漢之百郡下逮六朝唐宋之二三四百州成跡既著矣。即元明設省道以來屋上架屋大失治道矣。而州府遺跡猶可少補治效也。此猶曰中國也。考諸歐之政體英倫與德之聯邦荷比丹那諸小國劃區至小類縣餘則皆比吾府州之地耳。此萬國已然之治跡行之最效不多不少莫增莫減不可以意爲妄改也。諸公一日之知識豈能過于中外古今萬國之成跡者乎。

假令。誤改之勢。必旋踵而復也。然而各府。直州之文牘。與舊跡。恐一毀而不復存。是則可惜也。吾則以爲。必裁行省。而以府區爲外之行政長官。不妨稍重其權。若奧國之制。以今中國之荒大也。非位尊權重。不能有行有爲也。吾所斷斷者。析行省之廣土耳。非欲削巡撫之權位也。故欲照順天。奉天府尹之地位。職任。領以京。卿。邊道。大府。加巡撫之銜。仿用宋制。自親王。大學士。皆可領之。若此。則不患不尊重也。此言府之不可廢。夷爲縣也。若夫併縣。則今江南。固行之矣。猶可也。然以府領縣。萬不可改也。

若夫夷府廳州縣。並爲平等。如日本之府縣。然而行省不裁。督撫總領之。則督撫領府廳州縣。百數。若四川者。且百餘矣。夫以督撫一人之身。安能課百餘之府廳州縣乎。自古州郡之領屬。未有領至百餘者。萬國州郡之領屬。未有領至百餘者。即各國內部之領地方。分政區。未有領至百餘者。今酌中外而改制。乃不改精良。而改粗惡。非所聞也。或謂。今行省中間。雖有司道府三級。而全省州縣。實已直隸于督撫。一切奉承。遷除黜陟之。蓋已然之迹矣。安在其不可行也。應之曰。若今制已善。則中國已能墾土富民。無事謀改制矣。夫今制之田甫田而投之。蕪荒實爲棄地。棄民非爲司道府之層隔而已。

實。以。州。縣。太。微。選。用。太。輕。不。能。舉。治。故。也。既。以。輕。微。不。易。稱。職。且。多。濫。非。人。鐵。道。馬。路。未。通。也。道。里。隔。絕。相。距。廿。餘。日。電。線。亦。多。未。設。督。撫。雖。神。聖。豈。能。察。之。其。聰。黠。者。美。其。文。牘。之。言。而。欺。上。其。情。頑。者。安。其。尸。素。之。態。而。廢。職。賢。督。撫。或。慮。其。蔽。則。派。委。員。而。查。之。于。是。委。員。作。威。福。而。肆。奸。貪。州。縣。供。賂。賂。而。銷。罪。案。而。地。方。之。受。害。不。可。言。矣。此。猶。就。振。作。之。賢。督。撫。言。之。若。督。撫。苟。安。或。貪。庸。各。用。其。私。人。百。餘。爲。州。縣。是。不。啻。縱。百。餘。虎。狼。于。全。省。益。無。可。言。矣。今。督。撫。諸。公。之。長。才。對。待。百。城。安。民。察。吏。未。知。若。何。以。鄙。人。之。愚。親。所。閱。驗。者。言。之。鄙。人。未。嘗。爲。吏。然。嘗。授。徒。矣。自。門。人。三。四。十。人。以。上。日。課。其。文。學。而。巡。視。之。頻。延。與。講。求。激。厲。則。成。就。者。多。至。五。十。人。與。七。十。人。之。間。則。見。面。漸。少。課。批。亦。簡。巡。視。既。難。而。成。就。遂。難。矣。至。于。百。人。以。外。文。字。則。堆。積。若。山。橫。舍。之。延。隔。既。遠。登。堂。講。說。未。嘗。少。異。于。舊。也。而。批。文。更。簡。見。面。尤。少。遂。無。講。授。激。厲。之。效。更。難。巡。視。周。密。之。事。不。獨。成。就。寡。少。乃。至。舊。染。難。革。矣。夫。以。師。弟。至。親。一。堂。至。近。而。課。徒。百。人。便。成。循。例。難。于。成。就。而。况。道。路。千。數。百。里。之。遙。通。札。經。彌。月。浹。旬。之。隔。方。今。教。化。乏。絕。道。德。頹。喪。人。心。險。阻。而。選。百。餘。人。付。以。百。里。社。稷。人。民。之。寄。作。威。作。福。吾。不。知。其。可。也。向。者。

論 說

司道多出欽命。今猶部選。雖或不才。而不盡爲督撫之私人。固難爲治。猶難爲惡。若諸司百城。皆督撫之私人。假令督撫庸懦苟安尸素。則徒爲奸人所弄。而一省之吏治。將不可言。若在邊省。危乎險哉。故必不可行也。

然則裁府州而爲縣。並直接督撫。皆不可乎。惟吉林黑龍江轄縣無多。此則可耳。若使眞改府廳與州縣不相統屬也。則府字無用。猶宜去。府字而並改爲縣。免令古今之公牘文書。不明日制。並設府縣而平等。不可行于我國。故吾則期期以爲萬不可也。

千萬言之。府必當留爲地方行政之上級官。名曰尹。依順天奉天府尹之事權體制。而上達于閣部。其首大府。加巡撫銜。以重之。其直隸州。去直隸字。亦設尹。若其極邊遠。蕃設爲邊道。若吉林黑龍江二省。然特設巡撫兼總兵財漚桂之邊。瓊州之島。宜行之。川西打箭爐雅州等處。亦可行之。漠南歸化城青海等處。可行之。新疆南路各道。可行之。蒙藏諸邊。可行之。大概舊駐將軍都統之地。皆可定名爲道。官名以巡撫瓊州道亦升爲巡撫。其下直轄縣。而撤府。仍與內地府州尹平等。凡道凡府凡州。三名與縣之亦名廳同。若唐分上中下州。皆爲地方分區。爲行政上級者也。若夫遼蒙新疆西藏四督假

以重權則可一切照今總督事權行之兼統兵財此則用英印度總督日本臺灣高麗總督之制其下或道巡撫或府尹皆受節制與知縣共爲三級而四督仍受轄于閣部共爲四級以此爲防邊之特制而不施于內地焉其詳見吾裁行省議今不再贅若夫今督撫之宜撤及行政劃疆之宜縮錫清帥瑞莘帥已言之今議者亦多知之惜其多言法理而非從事于體驗故持之不堅卽其體驗事理也祇就目前人事論之而未及經國宏謨也于是疑議反從而生矣其一以爲政府之人才凡下反不若督撫尙有老成閱練之才藉其威重以補救之若遽撤督撫之土地權任而令政府直轄之恐政府無閱練之才反以生害不若仍留督撫也此目前一日姑息之謀也試問責任內閣旣設閣部之權自更大督撫無論若何必歸統轄閣部苟失其人國事日敗督撫雖賢何從能揀之且資政院已開國會卽從其後責任閣部苟非其人自有議院監督而攻倒之豈恃督撫之補救哉惟劃區一失官制一誤則政治無從而行此則經國之遠不可一日苟者也旣知督撫行省之宜撤改則必當撤改也

二。或。慮。政。府。非。才。恐。驟。撤。各。省。督。撫。而。政。令。反。致。叢。脞。直。隸。畿。疆。宜。先。撤。總。督。以。試。政。府。之。才。加。其。閱。練。而。後。次。第。及。于。各。省。此。亦。深。慮。周。謀。之。至。也。惟。自。政。府。行。下。諸。司。而。未。計。升。府。治。爲。至。大。之。級。重。其。權。位。行。之。固。未。可。也。且。官。制。無。論。若。何。改。定。而。用。人。仍。出。于。政。府。而。已。今。外。省。大。吏。上。自。督。撫。中。而。司。道。雖。有。特。簡。于。監。國。者。然。何。非。政。府。所。用。之。人。哉。苟。與。政。府。無。交。則。雖。威。重。才。練。之。某。某。猶。投。閒。散。也。今。督。撫。中。老。成。威。重。才。練。者。數。人。則。東。三。省。新。疆。蒙。古。宜。分。內。外。二。督。滇。桂。二。邊。川。西。與。瓊。州。宜。增。數。巡。撫。與。沿。邊。將。軍。都。統。應。改。巡。撫。更。有。多。缺。則。新。增。五。督。十。數。巡。撫。仍。可。位。置。今。裁。撤。之。十。九。督。撫。也。且。夫。蒙。古。西。藏。甚。須。才。望。之。總。督。也。今。巡。撫。多。自。藩。臬。京。卿。新。授。者。豈。今。各。藩。學。臬。與。京。卿。必。不。足。當。方。面。之。任。也。計。今。首。府。莫。不。要。劇。而。天。津。上。海。潮。州。夔。州。登。州。寧。波。之。繁。重。尙。有。過。于。內。地。首。府。者。皆。宜。以。府。尹。加。巡。撫。銜。或。行。巡。撫。事。以。重。之。其。交。涉。要。地。若。潮。夔。登。者。之。比。皆。可。照。例。行。也。內。地。初。撤。督。撫。之。時。其。首。府。領。以。重。臣。如。順。天。尹。常。以。尙。書。領。之。之。制。先。派。閒。散。大。學。士。及。裁。缺。之。尙。書。侍。郎。與。諸。王。貝。勒。公。領。之。而。首。府。仍。節。制。其。省。之。各。府。尹。如。兩。江。東。三。省。總。督。節。制。江。蘇。吉。林。黑。龍。江。巡。撫。之。制。

其一省有兩巡撫銜者則分府節制之若兩江總督治江北江蘇巡撫治江南之制則威重甚矣何損于今督撫之體面哉至一省諸府尹除京師王公卿貳丞參試補外繁府三數卽以其省之藩學臬充尹其簡府直州則勸業巡警及諸道試充尹皆因其本秩加三四品京卿銜除兵刑財政外付以巡撫之權位亦非無益也夫閣部但總操兵財刑法之大權則今之監理財政官已直達于度支部矣新軍已直接陸軍部矣澤公廕大臣固有才名者也今但提法直達于法部可矣司法與行政全無關係何損焉交涉應歸于外部其交涉私人之事自歸于府尹不必重大之而設交涉司也其外部委託府尹固可代任之通商之地設交涉司固可歸府尹轄內諸司曹之下練軍以代巡警則歸于府尹依此而言政府之干涉祇在兵財夫今既行之若無事矣今但劃清政府與地方之權限耳則恐政府之非才無閱歷者亦非切中事情之論矣

夫今之督撫之才與今藩臬學及諸道之才相去豈遠乎以今督撫能任行省而謂以今之藩學臬不能任一府乎夫上之爲王公大學士卿貳領尹下之以藩學臬道充尹

其屬。徧設諸司。羣司合衙而治。並立參議。行政會參。事而尹長之。民間則每道府州設諮議局。而公議焉。以監督之。一下詔旨而事立。舉有百益而無少損。何所疑哉。至于縣尹亦宜益重。既直隸于府尹。與道巡撫則應與諸司平等。以免多級隔閡之弊。中國向來病隔。今不可不除也。惟今司縣官階相距極遠。或少待令。長升後。徐乃議行。或謂合衙不便。為吉林已然之事。此中國舊習使然。蓋三司積重。藩臬實為地方行政長官。故耳。若今改定府州。則向之諸司。乃自同通升改耳。臨以尊重之。尹而許辟其私人。為諸司。則合衙之制。乃不可易者。吾游瑞士之般京。其議院及行政審判署。同在一衙。但不分室耳。全瑞京無別衙者。加拿大之阿圖和與美國各州。皆合衙。必若是而後行政公商。乃敏給不滯。若如吾國司道府縣。日日上長官之署。鳴騶而行。僕僕于途。夫日力有幾。當其鳴騶途中之時。乃萬姓請命之時矣。可不改哉。若夫諸司得自發令。此乃事宜之必然者。吾國官制之大害。在不分權限。所付託者。則一埠饋之。故政事繁冗。文書叢脞。即至勤者。亦必不能任之。其弊必至廢事而止。如今外官制一切歸之督撫。無小無大。皆以咨之。自樞部下之督撫。自司上于督撫。民間真

于督撫其弊既大著矣。吾游印度見其總督不理諸司之事也。防邊察吏舉其大政而已。今若仍存行省乎。以行省之大督撫之崇而欲一人兼綜羣務殆無此理也。卽改爲府尹新政方繁亦無以一人兼綜羣務之理。必當令各司分任其職不獨以專責任亦以去叢脞也。吾國地大與日本殊卽分府乎亦當依閣部例各分曹職但當嚴定尹與諸司之權限以分受其責任耳。廢司令不可行也不獨東三省現行之窒礙也。

四曰督撫爲第二級秉承內閣計畫

夫合議內閣徧列諸部內閣雖無所不統而第二級官受統轄者必有主管之部如各國制地方官皆領于其內部在吾則民政部是也。他日既設責任內閣而督撫受其轄治則無論爲吾欲改之道巡撫與府尹歟抑與今之督撫歟皆合全國民政吏治之繁劇巨重而付之于民政部乎。夫吾中國內之十八行省之大外之遼蒙回藏之邊地敵全歐全國人民五萬萬則倍之全歐各國內部之所領僅及吾十之一而謂有人能任之乎。以英之小而地方部僅領英倫其蘇格蘭士葛蘭二島之小已各別立一部印度又立一部其餘各屬地又立一部並參居英京預內閣之席俄亦有然卽吾亦固有一

理。藩。部。以。領。蒙。回。藏。矣。此。乃。事。理。之。自。然。故。不。約。而。同。也。今。民。政。部。不。領。督。撫。則。一。京。師。警。廳。耳。號。令。不。出。于。京。城。門。之。外。甚。無。謂。也。然。新。定。督。撫。之。制。統。于。閣。部。則。民。政。部。尚。書。實。統。之。其。尚。書。何。人。而。能。周。知。此。全。歐。廿。國。之。地。而。能。任。之。乎。昔。者。俄。割。黑。頂。于。帕。米。爾。之。案。英。割。九。龍。之。案。舉。朝。莫。知。其。地。何。在。今。邊。壤。遼。濶。地。圖。未。精。猝。有。邊。事。民。政。部。理。藩。部。一。二。人。能。必。熟。悉。之。乎。其。丞。參。與。郎。曹。能。必。知。之。乎。此。殆。無。人。敢。自。任。也。此。言。其。至。淺。者。耳。百。政。之。宜。整。頓。事。變。之。宜。因。應。民。俗。之。宜。通。宜。人。才。之。宜。知。取。皆。非。久。習。其。地。深。通。其。俗。者。必。不。能。措。施。得。其。當。也。故。非。如。英。割。地。設。部。使。人。才。內。外。出。入。以。資。熟。悉。政。必。不。能。舉。也。仲。帥。議。謂。吾。國。域。大。不。能。仿。日。本。府。縣。之。制。宜。我。用。我。法。之。言。是。也。議。此。制。乎。真。古。無。可。師。外。無。可。法。必。當。今。自。創。制。顯。庸。矣。雖。然。唐。虞。之。四。岳。周。公。之。二。伯。皆。居。京。師。實。同。英。制。則。亦。古。今。中。外。舊。制。也。吾。昔。議。此。官。制。欲。劃。內。地。十。八。省。爲。五。部。以。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爲。北。部。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爲。東。部。廣。東。廣。西。福。建。爲。南。部。河。南。湖。北。湖。南。爲。中。部。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爲。西。部。而。東。三。省。爲。遼。東。部。內。外。蒙。古。爲。蒙。古。部。新。疆。名。不。雅。古。稱。西。域。請。爲。西。域。部。西。藏。爲。衛。藏。部。四。川。與。衛。藏。切。要。

或爲川藏部而西部祇領甘肅雲南貴州焉每部設尙書侍郎丞參司曹皆取其所部尹丞才練者充補尙侍丞參諸司曹亦復出爲督撫尹丞而尙書並列席內閣若以九部大臣之多恐他日政黨乏才則行古者二伯之制立左大臣領內五部立右大臣領外四部左右大臣以副總理大臣亦古者三公之義也其本部尙書侍郎或以時巡視其所部又立會聽士大夫專講求其地宜其詳見吾官制議增司集權民部當分九部篇爲中國治地計雖舜禹復生俾斯麥復起無以易吾言也今雖不行後亦必行之若今慮督撫旣裁恐閣部才練不及行政有失或慮各督撫久于尊重驟裁難于位置則此九部尙書侍郎皆可以今各督撫遷補如是則情形熟悉行政寡失位置合格一舉而三善備中國治安未有過此者矣今議內閣外官制者皆未及此故復贅言之

論
說



案

著 譯

中國人口問題（續第五號）

明 水

日人根岸估論中國人口之說

今執途人而問之曰。中國人口幾何。則鮮不曰四萬萬矣。進詰之曰。其果爲四萬萬矣。乎。則又鮮不曰。是誠然。無可致疑者。夫謂中國人口爲四萬萬。其事誠久。蓋在道光十八年。卽西歷之一千八百三十八年。中國政府所報告。已有四萬萬九百萬之說。而拳匪亂後。猶號稱四萬萬七百萬。以六十四年之久。年年四萬萬。最近之數。較之六十年前。不過少二百萬。夫中國人口。六十年來。並無停息之跡。則何以四萬萬之數。六十年如一日。既不加。少復不加。多天下。甯有此巧合之事。且人口問題。至繁。蹟而不可究詰者也。雖一刹那頃。猶將變動不已。而謂六十年一成莫變。卽至愚之人。亦不復能置信。則所謂四萬萬之說。將盡失其根據矣。且夫廣東省城之人口。不過九十萬耳。據粵海關所調查

中國人口問題

一

而中國人乃曰三百萬。北京戶口十二萬六千六百零八戶。據民政部所調查以一户平均五人計。亦不過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四十四人耳。而中國人乃曰一百六十萬。又如四川一省。向稱七千萬。然外人之老於蜀者。謂不過四千萬耳。江西一省。向稱二千六百萬。外人亦祇許以一千二百五十萬。由此觀之。則所謂四萬萬之說。其必屬於誇張者。可斷然也。故中國人口問題。非別為研究。殆無從解決者也。

欲知中國人口。果得幾何。則本朝歷代調查戶口之法。與其報告。不可不先講。蓋緣是而可得其誇張之由。且因以推知稍近於確實之數也。本朝調查戶口。以順治元年始。其法悉依明代保甲制度。以一百十戶為里。推壯丁最多之十戶為長。自餘百戶。編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在鄉曰里。各置一長。每歲令各戶登載壯丁之數。而報之於甲長。甲長報之於坊廂里各長。坊廂里各長上之於州縣。州縣上之於府。府則別造一大報告書。上之布政使。布政使上之總督巡撫。督撫上之戶部。戶部彙集各省所報者。具奏以聞。此中國周知一國人數之法也。惟按此制。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為壯丁。凡民至十六歲則登載之。過六十歲則解除之。故戶部所奏報者。皆限於十六歲至六

十歲之壯丁也。當時以壯丁爲課稅之標準。民爲免稅故。戶輒報一丁。其報數丁者。殆於絕無也。故丁卽與戶同義。據順治八年報告。全國壯丁一千六十三萬。若平均一戶^{戶卽}五人。則全國人口當得五千八百四十六萬五千人。其翌年忽增至一千四百五十萬丁。以前法推算。全國人口當得七千九百七十五萬人。其增加之原因。則版圖膨脹也。由順治九年。至順治十八年。歲歲漸增。順治十八年爲二千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丁。卽一萬萬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七千三百人矣。迨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亂作。騷擾八年。乃克蕩平。故所失人口亦復不少。康熙二十一年後。漸次恢復。四十七年有丁二千一百萬。卽有^{人口}一萬萬一千五百五十萬也。其時聖祖親人口之數。少於四十七年前。窮其因由。全由保甲弛廢。清查戶口之政。彌久不行。因下嚴命。厲行保甲。城市鄉村。一切編入。戶給門牌。牌書姓名丁男口數。出則註明所往。入則稽其所來。面生可疑之人。非盤詰的確。不許容留。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依次調查戶口。而報之於州縣。自厲行此制後。越三年。驟增至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丁。有人口一萬萬三千五百四十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二。較前加二千萬矣。雖

然。分丁課稅。非民之所欲也。且調查時之勞費。亦太繁鉅。加以隱匿之弊。必不能免。欲得戶口之實數。非以地租代丁稅不可。故康熙五十一年。悉廢舊法。以丁入地。而據當時官府所調查。則全國已墾之田。六百七萬八千頃。以上田六畝。爲課稅單位。中田十二畝。下田二十四畝。同於上田。其荒蕪之田。則六十畝或百二十畝。同於上田。復舉此六百七萬八千頃之田。配分於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丁。此後無論人口如何增加。永不加賦。凡欲知戶口之實數也。自康熙五十二年以後。遂生課稅單位與非課稅單位之區別。康熙五十二年。非課稅單位加六萬。六十年加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雍正十二年。更加九十四萬。雖然。其新墾之田。亦歲歲有之。故課稅單位亦加。雍正十二年。有二千五百五十萬。故其時人口。仍以一戶五人五計。當有一萬萬四千五百四十二萬人。夫聖祖之稅法。雖曰深仁厚澤。然偏於固定。太乏彈力性。不能隨經費之膨脹。而增加收入。故乾隆六年。再復丁稅。命自壯丁外。老弱男女。一律清查。得戶二千七百萬。口一萬萬四千三百四十萬。惟當時保甲之制。仍廢不講。緣是而所謂清查者。實甚粗疎。故乾隆二十二年。重頒精細之保甲制度。將全國戶口。嚴行調查。

按此制凡順天府五城所屬之村莊。及各省之州縣城市鄉村。年年由地方官每戶給以門牌。書家長姓名職業。附註丁男名數。出明所行。入明所自。違者有罰。十戶爲牌立牌長。十牌爲甲立甲長。十甲爲保立保長。限年交代。以均勞逸。擇民間性行誠實。解文字而有身家者公舉之。報官就職。不許由地方官派官充選。其戶口之增減移動。由各長隨時報告。給以門牌。使之更易。報告詳實則有賞。否則有罰。聚族而居者。別選族中。有名望地位者一人爲族長。行保長。甲長。事鹽場鹽戶。別編牌。甲所雇工夫。附註鹽戶。戶籍。鑛山坑夫。責成廠員。寺觀僧道。責成僧綱道紀。均按季編造戶籍。一律報告。他鄉之民。有貿易於其地者。又或有財產職業者。同編入本土人中。其往來無定之行商。則使其鄉長監督之。凡投宿客館船埠寺廟。均由館主埠長住持。尋問來歷。並其車馬僕從之數。往來之期。逐一報官。如有外來之流丐。則由保正督率流丐頭目。嚴爲稽察。少壯者查其籍貫。報官送回原籍。其餘拘之棲流所。不許散處。經此次雷厲風行後。乾隆二十二年所調查得者。爲數一萬萬八千五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八人。爾後疊有報告。查三十九年而得二萬萬二千一百萬人。乾隆四十年復嚴飭有司。謂所調查

著譯

六

者。不過十之二三。於是其年忽增爲二萬萬六千五百萬人。雖彼時平定西藏青海新疆版圖日擴。然亦無驟增四千四百萬人之理。則純由高宗督責之効乎。後此人口之數。駸駸無已。四十八年而有二萬萬八千四百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五人。五十七年而有三萬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人。至五十九年更增爲三萬萬一千三百萬人。然至嘉慶二年。忽減爲二萬萬七千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五百四十四人。雖因兵燹洪水。民不聊生。而必不至喪失四千二百萬人之多。則可斷然也。其後漸次恢復。嘉慶九年遂爲三萬萬四百五十萬人。十年而增爲三萬萬三千二百萬人。亦以一年而忽增二千七百五十萬人也。嘉慶十年以後。人口增加更無底止。道光十二年而爲三萬萬九千七百十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九人。十八年而爲四萬萬九百萬人。二十一年四萬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一人。二十二年而爲四萬萬一千四百六十八萬六千九百九十四人。至咸豐元年。遂得四萬萬三千二百一十六萬四千四十七人。爲中國空前之盛。然道光三十年髮匪亂起。咸豐元年而洪秀全僭號。東南數省淪於戎馬。人民死傷無算。故咸豐二年之報告。謂彼時全國人口合得三萬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著釋

合	雲	貴	廣	廣	四	甘	陝	湖	湖	福
計	南	州	西	東	川	肅	西	南	北	建
四九,六〇〇,〇〇〇	五,八〇〇,〇〇〇	五,七〇〇,〇〇〇	八,一〇〇,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八,六〇〇,〇〇〇	二五,八〇〇,〇〇〇
一〇二,七〇〇,〇〇〇	一一,八〇〇,〇〇〇	七,七〇〇,〇〇〇	五,一〇〇,〇〇〇	—	—	五,四〇〇,〇〇〇	八,四〇〇,〇〇〇	—	—	二五,八〇〇,〇〇〇
二八,〇二〇,〇〇〇	—	—	—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七〇〇,〇〇〇	—	—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
—	—	—	—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一〇〇,〇〇〇	—	八,三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五〇〇,〇〇〇
四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〇〇	四,八〇〇,〇〇〇	八,六〇〇,〇〇〇	二九,九〇〇,〇〇〇	三九,五〇〇,〇〇〇	九,八〇〇,〇〇〇	八,四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〇〇	二五,二〇〇,〇〇〇

光

髮匪亂後。保甲益弛。調查之法。滅裂亦甚。迨乎光緒。乃重申乾隆之成規。而補其未備。其北京城內外。則分別民旗一體編入保甲。而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則於其邸內自行查察。居民舖戶。則造所謂循環簿者。每年更換。客舍車屋庵觀寺廟等。則設清冊。每兩

個月更換。戲園酒館以及狎優寓所。則別立專冊。每一個月更換。由五城御史督率部下官吏稽查之。各省州縣。別編定保甲。每年由各鄉之甲長保正清查各戶姓名。各戶人口。而造爲清冊。若外來雇用之人。亦當註明其姓名鄉貫於本戶之下。然後上之按察使。按察使得此報告。不僅躬自審其合實與否。且命道府覆查。如有不實。由按察使上之督撫。指名彈劾。其沿海各省之商船漁船。應由澳甲族隣。取具保結。乃許造船。復經官檢驗後。乃給以牌。十船編爲一甲。其在商船。則於牌內註明船主姓名。年歲容貌籍貫。舵手水夫附焉。開船之時。又須得各船互保。由官檢驗後。始能放行。其在漁船。則以其名。大書刻於船側。仍於牌內註明。其開船請驗。與商船同。其制度之詳明也如此。然全國未能一律遵行。故內地等處。則各從其土宜。斟酌而行之。若夫大都會大市鎮。則別有所謂保甲局者。立總局於城中。其附城及鄉村。則各置分局。一分局管轄數千戶。其甲長保長。由民公選。分局總局之長。則以公選之人民。與官選之官吏充之。上下呼應。以舉調查戶口之實。雖然。規則雖備。而實行無人。故戶部調查戶口之報告。從未一公於世。及拳匪亂後。賠款滋繁。國力調查。勢不可緩。且爲列強所迫。始將全國人口

著 譯
 十
 發表。此次報告不僅爲光緒年間惟一之報告而已。蓋自咸豐十年後其見於官書者亦僅有此。請得取而錄之。

省 名	面 積(方哩)	人 口	一 方 哩 之 人 口
直 隸	一一五、八〇〇	二〇、九三七、〇〇〇	一七二
山 東	五五、九七〇	三八、二四七、九〇〇	六八三
山 西	八一、八三〇	一二、二〇〇、四五六	一四九
河 南	六七、九四〇	三五、三一六、八〇〇	五二〇
江 蘇	三八、六〇〇	一三、九八〇、二三五	三六二
安 徽	五四、八一〇	二二、六七〇、三一四	四三二
江 西	六九、四八〇	二六、五三二、一二五	三八二
浙 江	三六、六七〇	一一、五八〇、六九二	三一六
福 建	四六、三三〇	二二、八七六、五四〇	四九四
湖 北	七一、四一〇	三五、二八〇、六八五	四九二
湖 南	八三、三八〇	二二、一六九、六七三	二六六

合計	雲南	貴州	廣西	廣東	四川	甘肅	陝西
一、五三二、四二〇	一四六、六八〇	六七、一六〇	七七、二〇〇	九九、九七〇	二一八、四八〇	一二五、四五〇	七五、二七〇
四〇七、二五三、〇二九	一二、三三四、五七四	七六五、二八二	五、一四二、三三〇	三一、八六五、二五一	六八、七二四、八九〇	一〇、三八五、三七六	八、四五〇、一八二
二六六	八四	一一四	六七	三一九	三二四	八二	一一一

如上所述。則知中國人口。自乾隆前後。其間之增加率。相異實甚。蓋由康熙十一年至康熙五十年。四十年中。以一萬萬七百餘萬而增至一萬萬三千五百餘萬。其增加率。不過十之二·六。由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五十九年。以一萬萬八千五百餘萬而增至三萬萬一千三百萬。三十八年中。之增加率。實為十之六·九。又由順治十四年至雍正十二年。七十八年中。以一萬萬二百餘萬而增至一萬萬四千五百餘萬。雖其增加率。為十之四·二。然由嘉慶二年。至咸豐元年。五十年中。以二萬萬七千一百餘萬

而增至四萬萬三千二百餘萬。其增加率實爲十之九。三雖曰滋生蕃息。因時而殊。然何以驟進若是。欲窮其由。豈非在人口調查之方針。今昔不同乎。蓋乾隆以前。所以清查壯丁者。純爲賦稅起見。故戒飭毋得隱匿。之上諭。數見不鮮。雖然。人民咸畏賦課。加於其身。卽官吏亦慮以重稅及其所管之地。相率不報實數。而惟一家一丁也。至乾隆以後。其所以清查戶口者。不在於賦稅。而在於周知全國人口。故不問老弱男女。悉入戶籍。而誇誕之習。亦緣是啓。此所以界於乾隆前後之人口增加率。截然不同也。由是觀之。則此種報告。無論其在乾隆以前。或乾隆以後。其不足以推知中國人口之實數。一也。雖然。其在乾隆以前。以戶爲本。又有保甲之制。故僞丁。雖易而僞戶。則難據所報告。猶可得近於正確之戶數。既得近於正確之戶數。則因之以推算人口。雖不中。亦不遠。用是之故。以乾隆以前所推測之人口。與其增加率爲本。而參酌種種事情。因以推測乾隆以後之人口。雖不能得一正確之實數。然較之中國政府所報告。其或更可信乎。據中國政府之報告。乾隆六年。人口一萬萬四千三百四十萬。二十二年。人口增至一萬萬八千五百三十四萬。卽前後十六年。而增加十之三也。是蓋由高宗

督促之故。其實不能如斯之多也。以康熙年間之增加率推算之。由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二年。此二十三年中。應增十之一·五。而雍正十二年之人口。一萬萬四千五百四十二萬。則乾隆二十二年之人口。亦不過一萬萬六千七百二十三萬耳。由乾隆二十二年至咸豐元年。此九十四年中。其間有十餘年之盜賊洪水。即由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初年之時也。故人口銳減。迄嘉慶十年而未能恢復。以是此九十四年間。其人口停止增加者。約十一年。不停止增加者。約八十二年。試再以由順治十四年至雍正十二年之人口增加率推之。此七十七年中。增十之四·二。則此八十二年間。亦不能增至十之五以上。可比例而得之者也。若增至十之五以上乎。則乾隆二十二年之人口。爲一萬萬六千七百二十三萬者。咸豐元年時之人口。不可不爲二萬萬五千八十四萬五千。然咸豐元年。即洪秀全僭號太平王之始。直至同治四年。大亂始平。而同治四年之捻匪又起。至同治七年而未能廓清。前後十八年。殺傷無算。中國政府則謂自洪氏初亂之十年。喪失人口一萬萬七千萬。雖所失必非甚少。而若是之多。則苦難索解也。有巴加氏者。謂此次變亂。其人口減少之率。當可比乾隆末年嘉慶初年之內

亂洪水。由是推之。彼次所損爲四千二百萬人。則洪捻兩役。亦不過四千二百萬內外耳。至同治七年前後之人口。其數約爲二萬萬八百八十四萬五千人。則由同治七年。至宣統元年之四十一年中。其間雖未嘗無戰亂。如甲午庚子之事者。然要可號稱太平。則人口之增加。自無疑義。然果增加幾何乎。可仍以康熙四十年間之增加率爲比。而五千四百二十九萬九千七百人。必不更少。則中國現時之人口。其爲二萬萬六千三百十四萬四千七百人乎。

乾隆以後之人口報告。其無一可信。前旣明其義矣。雖然。於無可信之中。而勉求其可信者。則惟有拳匪亂後。列國全權委員所要求而成之報告乎。參照前表此報告將各省面

積人口。以及一方哩內之人口。詳細揭載。而其面積及人口之數。與昔大異其撰。今以此報告爲經。以旅行中國內地之外人之說爲緯。反覆論究之。其庶幾足以推定中國全國人口。果得幾何。而余二萬萬六千餘萬人之說。亦不致盡屬虛擬也。

據此次報告。謂山東人口。綜計三千八百二十五萬。而一方哩內。容六百八十三人。比諸世界中人口最稠密之比利時。一方哩。猶多三十八人。此其爲誇誕之說。不待多辯。

者也。山東雖齊魯故都。田里日闢。滋生較盛。然東方半島。山岳重疊。不便耕作。西南大陸。泰山綿亘。而多石田。西北平原。黃河貫流。水患頻仍。民不安業。相率而移居東三省。以此猶言一方哩有六百八十三人。非想像而何。據占士加爾之說。則曰山東十府。二直隸州。九散州。九十六縣。五萬七千三百村。今以一村平均五百人計。田舍人口當得二千八百六十五萬。更以一市平均二萬六千七百五十人。兩數合計。全省人口應爲二千八百九十一萬七千五百。此說真僞未可知。然其同爲想像無疑也。若夫德人所考察者。則謂山東全省人口。在二千六百萬內外。其說雖不知何所依據。然德人於山東情形最熟。則必非向壁虛造明矣。又四川人口。綜計六千八百七十二萬。一方哩三百十四人。夫此種密度。在歐洲最繁盛之國。然且不多見。矧如四川。西有土蕃。東有山岳。其所稱膏腴之地。不過中央之紅谿一帶。則三百十四人之說。又誰信之。一八一五年之四川志。載全省人口二千七十八萬九百四十八。而波白夫所調查。亦言一八四二年之四川人口。共二千二百三十萬。兩說皆不免誇張之弊。縱令得實。亦無六十餘年而驟加三倍之理。此益足以證其無稽耳。霍布彌曰。自髮匪之亂。由湖廣江西移居

四川者。行李相屬。故一八九二年四川之人口。當在三千萬或三千五百萬之間。而何齊者。亦以通曉四川情形著。據所言則四川現時之人口。四千萬。以至四千五百萬。爲最多。斯言也。其殆近於真實矣乎。至於江西。則報告中謂共得二千六百五十三萬。每方哩人口三百八十二。雖然。以贛省湖川山岳之多。加以髮匪亂後。殘破已甚。而其一方哩之人口。較日本多六十二人。而倍於法蘭西。豈非駭人聽聞者乎。白尼爾氏謂一八九二年江西之人口。總數九百五十一萬。倭爾彌氏謂一九〇〇江西之人口。不過一千二百五十萬。由此推之。則至多亦僅在千二三百萬而已。若夫福建人口。謂有二千二百八十八萬。一方哩四百九十四人。夫以全省皆山。除福泉漳三府外。土地皆磽确。不宜耕種。而居民亦歲歲移居海外。乃謂其有多於澳地利二倍之人口。密度將誰信之。有羅士氏。於福建情形最悉。彼曾得福建人口之數於中國官吏。謂僅六百萬。後彼復躬入內地調查之。而倡爲八百萬之說。然有心布森者。則曰八百萬人失之太少。當爲一千六百萬。人云。故福建人口總數。實疑莫能明。雖然。若折衷羅心兩氏之言。而定一平均數。則亦不過千二三百萬耳。又湖北人口。綜計三千五百二十八萬。每方哩

四百九十二人。湖南人口二千二百二十七萬。每方哩二百六十六人。是亦失之過多者也。夫湖廣俚諺。本有三山六水一分田之說。而外人之旅行其地者。亦咸以此諺爲真。以此等地域。而謂其人口密度。湖北可二倍於法蘭西。湖南可與德意志匹敵。非大言而何。聞之外人之旅行湖南者。曰。人口不過九百萬。而湖北面積狹於湖南。然有漢水及位於揚子江北岸。田土豐腴。金田一役。受禍亦較少於湖南。故其人口。當較湖南多半倍。以湖南而有九百萬人者。則湖北當有一千三百五十萬人。兩湖合計應爲二千二百五十萬人。縱以湖廣面積有四萬四千七百九十方哩。而其一方哩之人口。又能等於法蘭西。亦不能過於二千九百四十一萬人以上。是兩省合計。必在三千萬以下。庶幾近之。至廣東人口三千一百八十六萬。一方哩三百十九人。廣西人口五百十四萬。一方哩六十七人。外人對之。亦頗倡異說。羅西爾、摩爾根諸氏。則曰廣東人口由二千萬以至二千五百萬。亞拉伯特、霍齊刺諸氏。則曰廣西人口由六百萬以至九百萬。諸說紛紜。莫衷一是。然求其近於真實。則廣東人口二千萬。廣西人口五百萬。合爲二千五百萬。或亦無大過也歟。雲南人口一千二百三十二萬。每方哩八十四人。夫以雲

著 譯

十八

南面積地味。又以舊時人數相較。本不爲多。雖然。自經回亂後。死傷無算。觀雲南鑛山之荒廢。則知其戶口之未易恢復也。故至竟不能有千二百萬之多。此通曉雲南事情者所異口同聲也。至的數幾何。則諸說不一。或言四百萬。或言六百萬。或言八百萬。或言一千萬。要以六百萬之說。近似。又安徽人口。綜計二千三百六十七萬。每方哩四百三十二人。外人往往以此數爲非虛。雖然。有旅行安徽內地者。覩其戶口蕭條。則謂一方哩平均不能得二百人以上。誠如此說。則安徽人口。亦不過一千一百四十六萬耳。江蘇人口。綜計一千三百九十八萬。一方哩三百六十二人。浙江人口。綜計一千一百五十八萬。一方哩三百十六人。以無他說可徵。不敢辨其真僞。而外人亦多信之。蓋江浙爲中國第一豐饒之區。自昔已然。故所言人口密度。咸以爲宜。雖然。江浙徧地皆湖澤。浙江之南。地多山岳。江蘇之北。地多斥鹵。其所謂饒腴者。亦僅揚子江以南。錢塘以北耳。故通計江浙。其人口密度。或較多於日本。反爲可信也。至於直隸人口。二千九十四萬。每方哩百七十二人。其說當不甚過。若山西。河南。陝西。甘肅。貴州等省。報告中謂合有七千四百萬人。則外人多誚其誕。據海關所報。五省人口。不過五千五百萬。吾輩

猶譏其過多。况此數以上乎。
今綜合前說。別製一表如左。

直隸	二〇、九四〇、〇〇〇	(戶部報告)
山東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	
江蘇	一三、九八〇、〇〇〇	(戶部報告)
安徽	一一、四六〇、〇〇〇	
江西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	
浙江	一一、五八〇、〇〇〇	(戶部報告)
福建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川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湖 北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湖 南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廣東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廣西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中國人口問題

著 譯

二 平

雲南 六、〇〇〇、〇〇〇

山西 河南 陝西 甘肅 貴州 五五、〇〇〇、〇〇〇 (海關報告)

合計 二六四、四六〇、〇〇〇

吾既由兩方面以推測中國之人口。務期近於確實。然猶慮有未盡。今再從第三方面以觀察之。夫中國人一人一日食鹽約四五錢。每年消費量約為十斤。雖外人中頗有反對此說者。或主六斤。或主八斤。甚有主二十二斤者。若以日本人歲費鹽二十二斤論。則廿二斤之說。誠為至當。然中國鹽之生產。時被限制。又工業用鹽甚少。故其不能如日本人之多。殆無容疑。而六斤說八斤說。雖未嘗無所根據。今採倭爾孫諸氏之言。定為歲費十斤。故能詳悉中國各地鹽之消費量。則中國各地之人口。亦隨而詳悉也。本朝鹽法。自國初即行鹽專賣。而畫分本部十八省之產鹽地。為長蘆、山東、河東、兩淮、兩浙、福建、四川、廣東、雲南、甘肅之十區。各定行鹽地。任其專賣。別有蒙古鹽。准其發賣。

邊境諸處。其各行鹽地每歲鹽之消費量。雖無統計可徵。據吾輩所調查。合計大約有二十六萬萬斤。今據此數。列為一表。以明各鹽之行鹽地域。及各行鹽地之食鹽消費量。因以推定其人口焉。

鹽名	行鹽地域	行鹽地域之食鹽消費量	行鹽地域之人口
長蘆鹽	在直隸省則長城南百三十一州縣采育舊州之二營。在河南省則開封陳州彰德懷慶衛輝之五府許州屬之臨潁鄆城長葛之三縣南陽府屬之舞陽縣	二九八、一二三、六五〇	二九、八一三、三六五
山東鹽	山東全省。河南省之歸德府。江蘇省之徐州府屬銅山蕭豐沛礆山等五縣。安徽省鳳陽府之宿州	二六三、九一二、四八〇	二六、三九一、二四八
河東鹽	山西省長城以南。陝西省之西安府邠州乾州商州同州府與安府。河南省之河南府南陽府陝州汝州許州之襄陽	一六一、一一五、三三三	一六、一一一、五三三

中國人口問題

著譯

甘肅鹽

甘肅之平涼慶陽寧夏西和階
州暨兩當徽禮隴西寧遠伏
安定會寧通渭岷州洮州西固
州清水秦安
陝西省之鳳翔府興安府

一四、四九九、一六五

一、四四五、九一六

蒙古鹽

直隸省長城以北
山西省長城以北
陝西省除渭水流域
甘肅省由一條山五方寺至皋
蘭靖遠條城安定會寧隴西寧
遠經秦州以及漢南一帶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兩淮鹽

江蘇省之淮安海州江甯揚州
通州
安徽省之蘆州潁州六安泗州
除州來安桐城安慶甯國池州
太平鳳陽和州
河南省之汝寧光州
江西省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
湖北省之南漳宜都興山
建昌撫州臨江吉安瑞州袁州
湖北省之鶴峰長樂咸豐來鳳
施恩除建始六縣外及於全省
湖南省之長沙岳州寶慶衡州
常德長州沅州永州永順澧州
靖州永綏
貴州省之思州鎮遠銅仁黎平

七八八、七〇〇、〇〇〇

七八、八七〇、〇〇〇

西浙鹽	福建鹽	廣東鹽	四川鹽	雲南鹽
<p>江蘇省之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州 浙江省除甌江一帶及於全省 安徽省之徽州府廣德府 江西省之廣信府</p>	<p>除汀州府平和縣外福建全省 浙江省之甌江一帶</p>	<p>廣東全省 廣西全省 雲南省之廣南開化 貴州省之古州 湖南省之桂陽州郴州永州府 衡州府 江西省之南安贛州寧都州福建 建省之汀州平和縣</p>	<p>四川全省 湖北省之宜昌府施南府鶴峯 州長樂縣 貴州省除古州鎮遠思州銅仁 黎平外及於全省 雲南省之東川府昭通府曲靖 府屬之霑益州南甯平彝之二 縣 湖南省之極北 甘肅省之南境</p>	<p>雲南省除廣南開化東川昭通 曲靖等府外及於全省</p>
一三四、六四〇、〇〇〇	一三三、七八〇、〇〇〇	二四三、一五二、八五五	四六九、四八七、二二〇	五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四六四、〇〇〇	一三、二七八、〇〇〇	二四、三一五、二八五	四六、九四八、七二二	五、四〇〇、〇〇〇

中國人口問題

合 計

二、六〇〇、三七〇、六九三
二六〇、〇三七、〇六九

由上三方面以研究中國人口之實數。雖小有差忒。而大致固不甚相遠。則夫一。二萬。萬。六。千。萬。之。說。其。亦。可。以。為。定。論。也。

吾既推定中國人口。不過二萬萬六千萬。雖然。苟欲得其一定之確數。則固非行歐美之詳密調查戶口法。實無由決之。乃者。中國政府。亦以未能周知國內人口。故於施行憲政。畫定自治區域。普及教育。舉行徵兵。整理稅制。滋多不便。故參酌東西各國之良規。而制定調查戶口章程。分期行之矣。五年以後。當可蕪事。則此久屬揣擬之問題。行將大白於天下。不禁延頸以企望之也。

明水曰。兩氏之說。吾固無從辨其信偽。蓋非經實地調查後。徒以口舌爭。無益也。所最奇者。則兩說不謀而同。皆以中國人口。為二萬萬六千萬也。雖然。吾於根岸氏以銷鹽之量。推求人口之數。未嘗不嘆其法之佳。又未嘗不惜其所見之未廣也。何也。彼徒知有官鹽。而忘却吾國私鹽之較官鹽為尤多也。此雖不可以責之

異國人乎。而彼所立論之根據。或緣此而破壞。未可知也。抑吾述此文。更有一事。焉。感不絕於余心者。則兩文中。列記姓氏甚多。凡此等輩。皆日夜孜孜。以考求吾國情爲事。而吾中國之大士夫。學子。夫豈無人。乃竟無一人焉。留心於己國之國計民生者。反恃外人之力。藉得稍知一二。其可痛一也。彼其所考求者。雖未敢信其悉合。然皆深入內地。苦志搜索。吾國人。乃視若罔聞。曾不一思。彼所爲如此。僕者。用意安在其可痛二也。且夫天下至無恥之國。莫我若也。彼外人者。無日不以我爲競爭之客體。故人口也。風俗習慣也。地理也。貿易也。礦山也。其他凡百事情也。皆競遣專員。一一調查。使無他野心。則天下調查之事。豈不甚多。調查之地。豈不甚廣。而必屬力於我。此其用心。路人皆見。而吾國上自政府。下至編氓。咸甘心以被競爭之客體。自居。曾不能稍自振奮。如肥豚焉。任人持衡。以量其輕重。而不知刀俎之隨其後也。其可痛三也。他且勿論。吾嘗深思。外人所以汲汲欲知吾人口之數者。蓋有兩隱衷焉。一則緣此而知以中國之土地。養中國之人民。果爲地狹民多乎。抑爲地廣民稀。

乎而彼之殖民方針得以決定也。以洛氏所見則謂中國苟有兩倍今日之人口亦易爲養。又謂即以中國現在之生活狀態不少更易亦足以獲今日二倍之財產。彼所言兩倍之人口者非中國人也。所言二倍之財產者亦非冀中國人之獲之也。吾恐洛氏此論一出而磨刀霍霍以向我者抑更有欲忍而不能忍者矣。一則緣此而知中國之購買力爲何如也。今日歐美市場所通患者則生產過剩也。其所以致生產過剩者質而言之則物品對於人口之比例太相懸絕耳。故相率而以我爲尾閭。彼既欲自立於生產者而以我爲消費者。自立於供給者而以我爲需要者。以吸吾精血。則於此消費者需要者之數烏得不勤爲考察哉。有此二故而英國人而德國人而美國人而法國人而俄國人甚而至於日本人而亞細亞協會國

而東洋協會英而東亞同文會日聯翩接踵肩摩轂擊相將以游我國者亦何足怪哉獨不知此數萬萬可憐蟲亦曾知之否耳

明水又曰吾向者以爲中國凡百不如人獨此國民生殖能力必當舉世無敵此固一差可喜之現象也及稍稍治生計學又知人口蕃殖於一國政治上生計上社會上咸受其福則愈益喜私心獨念曰吾擁有此廣土衆民苟少自奮厲於外患乎何有又進觀生計學中所論人口增減之原因則除徠民移民外惟有生死之一事而徠民移民固不過一時代之現象所最宜留意者則生死之比率耳生衆死寡則爲增死多生鮮則爲減不甯惟是縱令總數爲增而昨歲千人中增三十人今歲千人中增二十五人則仍不能謂之爲增而謂之爲減所謂比率之增加算口第一要義也而此比率之增減果何自乎是有種種之原因焉畧舉其要則政治修明生計豐裕社會進步者其滋生必繁民亦壽考而比率增否則反是故謂人口繁庶則政治生計社會亦因之以欣欣向榮也可卽謂政治生計社會三者皆能進於文明之域而後其民得以休養生息也亦無不可二事蓋迭爲

因。果。者。也。今。以。吾。國。政。治。之。腐。敗。也。如。此。生。計。之。涸。竭。也。如。此。社。會。之。替。亂。也。如。此。人。民。愁。苦。抑。鬱。之。氣。充。於。國。中。水。火。盜。賊。之。患。發。於。俄。頃。以。是。而。言。吾。國。人。生。殖。能。力。必。較。他。人。為。優。殆。無。有。是。處。則。吾。之。樂。觀。主。義。亦。將。失。所。依。據。矣。比。述。此。文。益。令。吾。廢。然。氣。短。嗟。夫。此。數。萬。萬。槁。項。黃。馘。誰。歟。日。欲。蹙。之。於。死。者。一。言。以。蔽。之。則。政。治。腐。敗。有。以。致。之。也。惟。政。治。腐。敗。也。故。生。計。日。即。涸。竭。惟。生。計。涸。竭。也。故。社。會。日。即。替。亂。此。自。然。之。數。無。可。逃。避。者。也。然。則。此。腐。敗。之。政。治。又。誰。致。之。則。現。政。府。之。罪。也。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今。政。府。日。日。以。政。殺。人。而。吾。國。民。惟。駢。首。授。命。視。若。固。然。其。真。慙。不。畏。死。耶。抑。亦。以。政。殺。人。者。無。迹。可。尋。而。民。不。之。知。耶。噫。

此猶以言夫內也。若更以今日世界之人口大勢觀之，則益有足令人驚愕者。何也？彼歐洲人口百年前不過一萬萬五千萬，今則增爲五萬萬矣。國而別之美增十六倍，俄德增三倍，英由一千五百萬人增至五千餘萬人，亦幾四倍。自餘諸國除法蘭西外，罔不稱是。夫地不加廣而民日以多，則所恃以爲養者，勢固不能不求之於外。此白人殖民地所以遍世界而帝國主義所以方興而未有艾也。况又挾以資本過剩之力，兩者皆出於不得已，惟其不得已也，故勢益猛而力益強，不求則已，求則必得不攻則已，攻則必取。以是白人所至之地，不轉瞬而悉化爲彼政治上之隸屬國也。今也此等土地亦已分割殆盡，所餘者惟此極東一片土。則其各竭死力以相爭，亦勢之必然矣。然而吾數萬萬神明之胄，既見逼於內，復被蹙於外，行將不克自保，其驅自保其孫子而祖宗邱壟更不必論，則真寃哉！烹也。雖然，凡此未來之險象，皆由吾國不能自競致之，而吾國所以不能自競之故，又由政治腐敗致。

之政治所以腐敗之故則純由現政府暴戾恣睢致之吾國民乎汝而欲自保其軀自保其孫子自保其祖宗邱壟而免於爲人蹴踐免於世世爲奴其不可知所自處哉。

余述此文先以眎滄江先生滄江憮然欲有所論列以警告國人會游臺灣歸而百冗蝟集且須料簡游稿余不忍敦促又以徒登譯文恐讀者空空看過而不知此事關係於吾國前途甚大也郵遞期迫倉卒成稿此中真諦萬不得一仍再請滄江先生校閱謬承許可曰吾子解人也卽吾爲之亦不過如是當亟錄之余因記其原委於此蓋緣余而累滄江先生又負一文字債余滋懼也。

明水附識

宣統三年三月晦日稿成

文
牘沈祖燕查覆雲南畫界失地參案稟稿
(光緒三十三年)

敬稟者。竊職道於本年正月初六日。奉憲台札開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奉上諭署貴州提學使陳榮昌。特參司道大員。奸邪柔媚。貽誤疆臣。請旨查辦一摺。著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等因。承准此。查原參各節。事在滇省。亟應檄委大員。馳往確查。稟覆以憑核辦。除附奏外。合行札委。爲此札仰該道。即便遵照。酌帶穩練得力隨員。刻日束裝前往。按照原參各節。考察案卷。詳細訪查。務得實在情節。逐款據實稟覆。以憑察核具奏。此係奉旨飭查要件。事關重大。該道務當切實詳查。其鐵路畫界二事。尤當悉心體察。妥籌稟辦。慎勿稍涉粗率。瞻徇。是爲至要。仍將隨員銜名稟報。以憑檄委。至各卷宗。該道調查後。將必須考查者。交由藩臬兩

司洋務局飭承鈔錄帶回呈核。並即遵照此札。計鈔發原奏一本等因。奉此。並蒙札委候補通判張惟寅。准補保靖縣知縣孫鸞。試用巡檢張致芳。隨同前往在案。職道遵卽帶同隨員等。於二十一日。由省起程。當以案中有滇越鐵路事。即浮海過行。取道安南。至保勝。過河口。爲中國界。因分路自循現正修築之軌道。順行查勘。過河西。至蠻耗。經蒙自。以晉省計長一千二百餘里。揣計工程。已及七成。約兩年內。當可竣工。沿途訪察密資考証。於三月二十三日。馳抵雲南省城。當即分調卷宗。詳加察核。查原參各節。以畫界失地事爲最要。而派民修路次之。此二事皆隸於該省洋務局。鐵路雖設專局。而仍附於該局之內。卷查滇省自二十一年正月。奏定設立洋務局。專理交涉事宜。二月興升道祿。以廣南府署首府。值總辦李道必昌丁憂。遂委爲代辦。與石道鴻韶。以候補知府充提調。同日札委進局。旋復以興升道改爲會辦。嗣又接派總辦。至三十二年六月。赴黔臬任。始行銷差。在局十有二年之久。雖升任與褫職。亦兼差如故。始而松督憲蕃信用之。繼則丁督憲尤倚重之。凡外交政策。罔不資爲熟手。惟其言是用。蓋任之誠不可謂不專也。原參所稱知府石鴻韶。附于興祿。興祿薦其與英人畫界一節。查此次

石道所勘之界。係在騰越北段尖高山以北。是特滇緬界務之一也。雲南疆域。西與緬甸毗連。自緬甸淪入於英。而屢有勘界之事。光緒十三年。總理衙門與英使歐格納議約五條。以分滇緬界綫。嗣駐使曾侯紀澤。亦經議約三條。皆議而未定。薛星使福成。於二十一年有議定滇緬界務之奏。業經訂定條約。二十三年。總理衙門又與駐京英使重訂條約附款專條。此卽所謂滇緬續約也。定約後。英人屢催畫界。是年遂派劉鎮萬勝。總辦西路勘界事宜。嗣劉鎮因與英領事會勘。英領事強以壘甸誤瓦蘭因爭執而致停辦。所派分路會勘之委員。則知縣陳立達。自大平江北之南奔江起。至瓦崙山止。一段計長九百餘里。游擊楊發榮。自瓦崙山起。至尖高山止。一段計長一百九十餘里。又迤南道陳道燦。由潞江至湄江一段。係由附近猛河之南。馬河流入南卡河之處起。至湄江止。計長一千數百餘里。二十四年。劉鎮萬勝。又與英員司格德。自騰越南布江起。勘至順甯屬之耿馬孟定。上隆渡止。計長二千餘里。均經會同勘定。釘界立案。惟餘迤南之鎮邊孟連公明山等處。亦由劉鎮萬勝陳道燦會勘。因公明山地與英人力爭。遂繪圖各畫一界線。而尙未定案。至所謂北段界務。則以光緒二十年所定條約第四款

文 續

內載有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再定界線等語。是以久懸未定。此滇緬界務之大概情形也。至此次北段勘界之緣起。則以二十六年有英兵越界至茨竹派賴燒殺之案。英使以未定界之故。照會總署請以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江即潞江中間之分水嶺為暫時從權之界。當經總署駁覆以彼此各守現管之邊界。又聲明現管地方以小江為界。小江至滾馬一百里至茨竹三十里。英兵燒殺均在境內。二十八年英使又稱此分水嶺不但為邊界。天生界限。且為中國現時管轄之邊疆。請即以小江即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作為潞界。二十九年英使又稱查明天然界線。係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即小江諸水之分水嶺。嗣忽有駐滇思茅之務領事照會內稱查馬囊坪即中緬條約第一條之尖高山。茲擬將此山以北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與龍川潞江兩江間之分水嶺作為中緬界線。所有流入大金沙江之溪河概歸緬甸。流入龍川潞江兩江之溪河概歸中國。於是英使又向外務部聲明恩買卡河即係厄勒瓦諦江之北流。該北流即大金沙江之東流。是以務領事謂為大金沙江。甚願將界線商明畫定。各等因。並由英使照會外務部所派華員。或可由駐騰越巡道就近派委。自不難和平商結。外務部

四

當。以。電。達。雲。南。督。撫。派。員。會。勘。爲。覆。查。英。使。屢。稱。以。小。江。即。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爲。界。而。于。恩。買。卡。河。與。潞。江。中。間。之。分。水。嶺。久。不。提。及。已。有。數。年。忽。於。兩。國。將。派。員。會。勘。時。突。由。在。滇。之。思。茅。務。領。事。照。會。逕。稱。以。大。金。沙。江。與。龍。潞。江。間。之。分。水。嶺。爲。界。英。使。即。據。以。聲。明。並。指。請。由。迤。西。道。就。近。派。員。會。勘。於。是。三。十。一。年。正。月。知。府。石。鴻。韶。遂。以。署。迤。西。道。奉。委。會。同。英。國。所。派。之。領。事。烈。敦。往。勘。查。據。石。道。勘。竣。詳。稱。前。次。畫。界。僅。到。尖。高。山。即。野。人。名。馬。囊。坪。之。北。此。次。從。尖。高。山。起。接。續。向。北。勘。去。越。高。黎。共。雪。山。直。抵。麗。江。府。應。管。地。爲。滇。緬。界。盡。處。於。四。月。初。旬。一。律。勘。畢。並。稱。此。段。界。務。烈。領。事。執。定。以。大。啞。口。爲。界。該。道。執。定。以。小。江。邊。爲。界。等。語。卷。查。烈。領。事。此。次。所。勘。之。界。係。從。尖。高。山。起。東。至。胆。札。山。過。狼。牙。山。磨。石。河。頭。搬。瓦。丫。口。姊。妹。山。大。啞。口。茨。竹。丫。口。片。馬。丫。口。直。上。高。黎。共。雪。山。北。往。西。藏。所。云。大。啞。口。即。爲。恩。買。卡。河。與。潞。江。中。間。之。分。水。嶺。其。照。會。該。道。有。云。由。明。光。河。頭。直。上。高。黎。共。雪。山。頂。由。山。頂。北。往。西。藏。凡。水。入。金。沙。江。者。概。歸。緬。甸。管。理。等。語。若。不。幸。照。此。定。界。則。是。由。滇。而。蜀。而。藏。邊。界。之。地。所。被。其。割。去。者。當。以。數。千。里。計。外。務。部。所。謂。直。是。分。割。華。境。是。斷。不。能。允。從。可。無。庸。置。議。者。也。若。石。道。所。

文 牘

擬以小江邊爲界。係從尖高山起。由磨石河頭直上。歪頭山過之。非河經張家坡登高。良共山此山非即高黎共雪山。又抵九角塘河。順小江邊。復另行橫出。上至小江源。又至板廠山爲止。查其所勘之界。於騰越保山雲龍龍陵各屬土司。素有管轄之地。數百年來。向化中國者。一旦棄去不少。自經勘畢。繪圖會印。稟陳當由洋務局核議。照辦。而丁督憲亦不加詳察。即經據情轉咨。幸而外務部察其所勘之界。失地甚多。飛函駁詰。逐層指斥。並經詳細咨覆在案。其時洋務局係興升道總辦。率同局中主稿之文案等。仍如原議。飾詞屬稿。丁督憲即擬據以頂覆。查滇省洋務局。凡於函電等稿。皆由文案核議。經總辦裁奪後。呈督憲閱定發行。均僅蓋用圖章而已。卽奏咨札文各件。亦惟督憲畫諾。其餘皆祇蓋章。蓋洋務事皆由於督憲主政故也。歷查成案。卽雲南巡撫未裁撤時。亦多不與聞。非僅現任司道未奉派委。皆不會議也。此案當時以業經奉部嚴駁。興升道於核定覆稿後。特邀同藩臬兩司。至洋務局請會同蓋章。劉藩司春霖以向不與議。何以此事忽邀會核。細察情由。知其實係失地。此事不特有關邊界。且辱國實甚。總之與英人力爭。以圖補救。萬不能置之不問。因堅拒其請。陳臬司燦亦主其說。均不

允。蓋。章。時。丁。督。憲。亦。同。在。座。以。其。過。於。固。執。頗。不。謂。然。劉。藩。司。復。繕。具。說。帖。指。陳。地。勢。並。改。擬。覆。稿。會。同。陳。臬。司。呈。丁。督。憲。請。覆。部。協。力。爭。持。丁。督。憲。乃。酌。改。電。稿。覆。外。務。部。以。此。得。相。持。至。今。尙。未。定。案。此。三。十。二。年。八。月。以。前。之。事。也。原。參。謂。界。務。公。牘。達。外。務。部。外。務。部。察。其。失。地。寓。書。數。十。紙。駁。詰。之。興。祿。本。獨。攬。其。權。至。是。惶。懼。乃。邀。藩。臬。兩。司。畫。稿。冀。得。分。過。然。聞。藩。臬。兩。司。皆。不。肯。畫。稿。者。即。係。指。此。而。言。職。道。伏。查。北。段。界。務。自。以。外。務。部。所。言。之。界。線。由。尖。高。山。起。至。石。我。獨。木。二。河。之。間。循。恩。買。卡。河。至。小。江。西。恩。買。卡。河。之。東。之。分。水。嶺。爲。界。按。此。嶺。當。是。他。曼。甲。大。山。最。爲。持。平。且。英。使。本。有。以。小。江。即。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作。爲。定。界。又。云。天。然。界。綫。係。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即。小。江。諸。江。之。分。水。嶺。等。語。與。此。正。合。則。此。次。勘。界。即。於。恩。買。卡。河。即。恩。梅。開。江。循。流。而。行。至。小。江。止。已。足。滿。英。人。之。初。意。且。所。勘。滇。緬。北。段。本。祇。爲。騰。越。與。野。人。山。之。界。則。必。執。定。騰。越。諸。土。司。之。屬。地。及。野。人。山。之。分。界。處。以。畫。界。自。是。一。定。不。易。之。理。而。與。小。江。即。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又。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即。小。江。諸。江。之。分。水。嶺。並。與。譯。出。薛。星。使。福。成。二。十。年。簽。押。英。文。圖。內。之。恩。買。卡。分。水。嶺。其。部。位。亦。均。相。符。合。在。烈。領。事。存。心。

夷 蹟

八

叵。測。欲。施。其。狡。獪。之。手。段。固。在。意。中。而。石。道。膺。此。重。要。之。責。任。非。但。不。能。進。占。預。爲。地。
 步。併。不。先。自。詳。審。界。限。胸。中。早。定。成。算。而。惟。處。處。曲。徇。以。致。失。誤。而。不。可。收。拾。此。眞。爲。
 人。人。意。料。之。所。不。及。者。也。查。此。次。勘。界。英。使。既。言。以。小。江。即。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
 爲。界。又。言。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即。小。江。諸。江。之。分。水。嶺。既。明。曰。以。東。又。明。曰。自。東。流。入。
 何。以。任。烈。領。事。之。混。爲。西。流。竟。勘。至。狼。牙。山。迤。北。至。大。啞。口。而。止。此。其。誤。者。一。又。外。務。
 部。覆。稱。明。有。各。守。邊。界。之。文。此。爲。甘。稗。地。茨。竹。派。賴。燒。殺。之。役。而。起。各。守。之。地。自。卽。在。
 此。何。以。不。實。守。此。小。江。邊。界。之。說。至。小。江。順。流。而。下。而。反。另。向。東。行。指。鹿。爲。馬。再。直。上。
 別。尋。一。小。江。源。至。板。廠。山。爲。界。此。其。誤。者。二。又。英。使。所。言。天。界。然。綫。乃。自。東。流。入。恩。買。
 卡。河。即。小。江。諸。水。之。分。水。嶺。而。烈。領。事。所。勘。乃。指。恩。買。卡。河。與。龍。江。之。分。水。嶺。謂。嶺。之。
 東。所。有。溪。河。均。入。明。光。龍。江。嶺。之。西。所。有。溪。河。均。入。恩。買。卡。金。沙。江。以。此。嶺。之。東。西。爲。
 中。緬。之。分。界。石。道。不。能。明。據。小。江。東。流。力。爲。駁。斥。而。乃。以。山。形。水。勢。則。然。一。語。含。混。答。
 覆。是。不。特。先。未。體。察。此。段。界。務。應。如。何。勘。辦。而。竟。任。烈。領。事。之。隨。意。所。指。東。西。自。便。實。
 不。知。石。道。果。何。爲。而。一。至。于。此。也。此。其。誤。者。三。且。卽。如。英。使。照。會。恩。買。卡。河。與。潞。江。之。

分。水。嶺。之。說。此。嶺。即。爲。大。啞。口。亦。祇。西。勘。至。片。馬。丫。口。爲。止。何。以。任。烈。領。事。直。上。高。黎。共。雪。山。竟。借。測。繪。王。生。勘。至。麗。江。府。屬。蘭。州。邊。界。始。回。也。此。其。誤。者。四。又。小。江。外。如。曠。憂。等。寨。係。騰。越。屬。之。茨。竹。大。塘。土。司。所。轄。籠。榜。係。保。山。屬。之。登。埂。土。司。所。轄。確。鑿。可。據。乃。烈。領。事。照。會。言。貴。道。來。示。謂。已。擬。諸。化。外。而。石。道。覆。稱。又。言。業。經。聲。明。久。在。化。外。石。道。責。在。勘。界。並。不。援。據。力。爭。而。反。先。自。認。久。在。化。外。實。所。不。解。此。其。誤。者。五。又。茅。貢。等。寨。原。係。滇。灘。屬。土。司。所。轄。本。中。國。舊。有。之。地。不。過。英。兵。曾。經。至。此。並。強。收。門。戶。稅。而。已。並。非。英。人。實。已。占。爲。屬。地。而。中。國。早。有。允。認。之。明。文。也。乃。石。道。照。會。謂。早。經。貴。國。辦。過。案。件。不。復。管。理。竟。絕。不。置。辨。果。如。所。言。則。將。外。人。曾。到。過。何。省。何。地。或。用。強。權。暫。取。利。益。我。中。國。即。舉。以。讓。之。概。不。過。問。有。是。理。乎。即。使。此。地。將。來。萬。難。爭。回。亦。應。力。辨。存。此。一。說。以。爲。預。步。而。顧。先。自。認。定。棄。之。不。問。其。故。何。也。此。其。誤。者。六。至。於。大。啞。口。外。如。甘。稗。地。等。各。處。烈。領。事。欲。仿。三。角。地。成。案。作。爲。永。租。既。欲。議。租。則。已。明。認。爲。中。國。之。地。正。可。趁。此。力。駁。使。之。無。辭。可。遁。計。大。啞。口。外。共。有。一。十。八。寨。其。地。甚。廣。豈。可。輕。棄。且。既。認。租。則。茨。竹。派。賴。燒。殺。一。百。十。四。命。之。案。明。是。入。我。中。國。之。界。正。可。提。議。使。之。不。能。諉。卸。

文 牘

十

何以絕。不論辨而反照。會謂爲思深慮遠。敦輯睦而固邦交。當據以稟陳。雖石道於租地一節。因無全權。尙不敢直認。而其心尤之意。已見言外。此其誤者七。又狼速之地。甚爲遼闊。一名狼宋。卽狼獾。大理府志。我昌散處於狼宋曹瀾之間。道光十八年。准兵部議。以趕馬撒曹瀾等寨。歸雲龍州管轄。則狼速乃大理府屬境。若如石道所勘。另尋一小江源。至板廠山爲界。則不特噬憂等一十八寨。摒諸化外。且並將狼速地一帶地方。亦概棄之。不問矣。此其誤者八。然此八者。其害尙祇在滇省也。更有大誤。足以爲將來之後患者。一則小江外之狼速地。一旦棄去。再北而爲怒夷。其地踞龍潞兩江之上。流東接維西中甸。直通麗江北。與四川之巴塘裏塘諸土司相接。西北卽可以通至西藏。一則高黎共雪山之地。任其節外生枝。自往履勘。業經勘過。彼族之心。極爲堅忍。豈肯輕于罷議。將來若果曲從。則卽可從此高黎共雪山之頂。沿潞江金沙江之上。流由北直進。不特球夷怒夷之地。去其大半。卽維西屬之鋪拉籠西藏屬之擦瓦龍一帶。皆將被其所侵佔。所失之土地。豈尙可以數計。且猶不僅此也。併由此可以直接四川巴塘土司之地。而入我西藏滇緬之界。事未了。而川緬藏緬之界。事卽將迭起。照此

勘界。其將何所底止。外務部函稱。若不預先防備。北段界務。愈辦愈難。究竟作何止境。誠屬洞見萬里。確中肯綮之言。此原參所以謂不惟不愛滇之土地。且併蜀之土地。亦棄之。實非虛語也。查石道之照會英領事。於其欲以大啞口外作租地也。則曰貴國輯睦邦交。故此和平商辦。既有成案可援。自能妥商辦法。于其議租一千五百元也。則曰租價已屬從豐。於其酬給撫夷四千元也。則曰可謂體恤人情。無微不至。有此盛情。必為代達。至其於小江外各寨。則曰業經聲明。久在化外。於滇灘屬各寨。則曰久經貴國辦過案件。不復管理。又曰其小江與分水嶺兩處界線。貴領事指陳一切情形。甚為明晰。自係為顧全滇緬利益。永享安靜起見。容即查照函示。轉詳辦理。觀其照會烈領事。祇有承順之詞。絕少辨難之處。而其稟電中之所陳。如論大啞口外之作爲租地。則曰永租一屆。似已屬最爲和平之議。又曰租價出至一千五百元。已屬從豐。又曰除給土司門戶崗費外。尙有數百金贏餘。歲濟公家之用。倘力與磋磨。似尙可望增加。又曰否則以大啞口外區區不毛之地。何故遽許租銀。其於應對外人之言。何以如此謙卑。遜順。而於稟陳上憲之詞。何以如此款款。挾制。甚至於論滇灘屬各地。則竟曰查萬國公

法第四章。此國舉某地某物。卽可以爲已有。罵章黃鐵等處。渠早已屯兵。及辦過案件。證引亦似有理。惟竟似代爲英人力爭之語。惜乎其不能如此類之援引。以駁折烈領事也。原參其持媚外主義。觀其於此等言詞。大致似可以想見矣。職道詳核卷宗。密訪人言。考之迭次之圖說。證以各屬之志書。石道此次勘界所失之地。其所稱業已聲明久在化外者。如小江外之噬。蔓甘坤官寨。籠榜獨末。烏洛古浪等處。併及於狼速地一帶。其所稱英國辦過案件。不復管理者。如滇灘屬之茅貢。罵章黃鐵。能歐。猛愛。怎江。石路等寨。此外尙有作爲永租者。則大啞口外之甘稗地。茨竹地。派賴那。歸片馬。習降滾馬。他。曼把。仰。奪。約。那。境。滄。浪。卯。照。等。小。江。南。之。一。十。八。寨。皆。將。從。此。而。非。我。中。國。之。所。有。矣。此。皆。滇。省。騰。越。北。段。邊。界。實。在。所。失。之。地。也。而。在。英。人。則。或。辦。過。案。件。或。我。中。國。已。聲。明。久。在。化。外。又。或。作。爲。永。租。反。得。首。尾。聯。絡。呼。應。一。氣。形。勢。包。舉。可。以。進。占。退。守。而。滇。省。則。實。逼。處。此。窮。蹙。日。甚。後。患。更。不。可。明。言。宜。乎。滇。人。之。於。此。事。無。不。痛。心。疾。首。而。倉。皇。奔。走。以。相。告。也。幸。而。烈。領。事。照。會。請。於。勘。界。圖。中。聲。明。雖。經。蓋。印。不。過。明。此。圖。之。真。僞。實。不。能。爲。議。定。之。憑。石。道。亦。經。照。辦。在。案。尙。可。執。此。爲。詞。然。若。果。可。勘。而。作。廢。

如同兒戲。則亦何必兩國籌商數年之久。鄭重而出此一勘也。錯已成鑄。往無可追。彼族之計甚狡。久無駁覆。猶且以爲默許。況明明有界員之照會。與圖說乎。現英使已有既經烈領事完全報明。毋庸另勘。又有中國若不照允。則本國駐守該處。治理一切。毋須再行議商之照會。顯將以此勘爲實在。定界之據。而在。我則太阿倒持。已授人以柄。雖有智能。殆亦難以轉圜。無以善其後矣。石道猶謂勘而非畫。可另派員重勘。竊恐木已成舟。未易起滅。自由耳。查三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丁督憲有致外務部函。係洋務局文案所擬之稿。而經興升道核定者。猶曰石道苦心孤詣。力與磋磨。未肯一步放鬆。又曰以小江外野夷。前雖隸土司管理。久已不相聞問。即撫爲我有。亦恐難以馴服。又曰其意以爲窮荒部落。棄之無損戎索。得之或生邊累。不若溯江源爲界。較有限制。係爲因地因時起見。又曰租地一節。該道僅代爲請示。未與提議等語。細玩詞氣。無非爲石道竭力斡旋。而于其勘界之失誤。毫不置議。此次勘界失地一事。滇中士紳無不太息痛恨。以爲此時所失。尙小而將來之後患。實無窮盡。不僅貽誤地方。爲雲南邊界之憂。而且有大害於全局者。乃丁督憲與興升道。猶力爲之擔任庇護。則誠不解其意之何

居也。原參謂失地之愆。滇督不得辭其咎。故不能不袒興祿。興祿又不能不袒石鴻韶。者似非無所爲而言之也。至所稱興祿薦其與英人畫界一節。則雖滇人紛傳其與英人先有成議。故英人指請就近。由迤西道派員會勘。然事無實據。亦難遽信。且其是否。由於興升道所薦。則亦無從查悉也。又查滇越鐵路。自二十三年十一月。法人吉理默等。以查看格致爲名。擅勘路綫。雖經爭辨多次。而終至准其開辦。議定後。向各省招工修路。如兩廣福建四川山東。以及直之天津。浙之甯波。並本省之土工。無不設法招徠。陸續計之。殆不下二三十萬人。到工後。死於烟瘴者。不知凡幾。加以剋扣工資。無錢覓食。逃亡餓斃者。實不能以數計。查法人接造滇路。以意大利人包修爲多。而希臘等國人次之。其中以意國包工爲最苛刻。中國則又有工頭。或管數百人。或管數十人不等。皆受命于洋包工。其發給工資。往往不按定章。多所扣欠。如工頭黃福記。被洋人瓦理格記。扣欠八千九百餘元。黃勝記。被洋人馬約。扣欠七千餘元。李寶興。被欠三千餘元。沈六。被欠四萬二千餘元。此等刻扣工資之案。積卷盈牘。雖經控追。亦不過一照會而已。間有撥出數成了案者。亦不可多得。又值滇中自開辦鐵路以來。人數驟增。屢逢歉

歲百物昂貴。卽以前兩年考之。凡銀一元。僅易米十二斤。在此苦力小民。工資又多。被苛扣。從何覓食。除滇中本省工人不計外。聞各省工人之被招而來。其能散亡逃回。或沿途求乞。或由人贖資遣歸。得能保全其身命者。實不過十中之二三也。當其在工之時。洋包工督責甚嚴。每日須點名兩次。偶值歇息。卽扣工資。一日並有運米給食。作價倍昂者。稍不如意。鞭箠立至。甚有以鐵索貫十數人之辮髮。驅之力作。偶有倦息。卽以馬棒擊之。種種苛虐。實不以人類相待。多有兇毆致命。及無故毆斃者。如洋人基拖地之毆斃王開宗。納彌那之踢斃劉保如。基日窩之槍斃唐貴廷。此等斃命之案。不能悉數。間有已結者。亦不過畧議撫卹。其兇犯或驅逐出境。或解回本國。自行懲辦而已。據沿路所訪查。此次滇越路工所斃人數。其死於瘴於病於餓斃於虐待者。實不止以六七萬人計。嗟我華民。何辜遭此荼毒。此滇中鐵路工人之實在情形也。原奏謂法人驅路工冒瘴毒。昕夕操作。鞭撻從事。十死其九。生者盡逃亡。亦慘甚矣。殆卽指此等而言也。又原參謂粵督岑憫之。禁粵人勿得爲滇越路工。興祿乃請丁督咨粵。謂法人改良。請勿禁路工一節。查兩廣岑督憲於三十年三月。迭次咨電來滇。以該公司種種凌

虐。實出情理之外。已飭即日停招。請將流亡者賞遣回粵。以重民命。並送粵工名冊。請
 爲保護。滇中雖派彭守繼志往查。亦以尙無凌虐情事一語。含糊稟陳。卽據以咨覆而
 已。三十一年十月。羅領事又照會丁督憲。請粵中弛禁。查卷丁督憲先已批明。有此件
 似難應允字樣。旋又艷電咨粵。有仍設廠招募。公司亦願約束洋人。不蹈前弊。並於覆
 羅領事函內。先以致粵電文與閱而後發。是岑督憲之禁止招工。屢次咨電。皆在卷中。
 固實有其事。惟請粵弛禁。則丁督憲先曾未允。而於事隔四日之後。忽又有艷電致粵。
 其是否由於興升道之所請。雖人言云然。究無從查其實據也。又原參稱滇之民近路
 工者。諗知其慘狀。並知越路有害於滇。不願爲法人築路。興祿乃索之於遠。令楚雄大
 理各府縣。派民夫給以重價。而先令民間出錢財賞送。一夫之費。至二十餘金。一縣數
 百夫。遂至數千金一節。查三十一年正月。羅領事函請代招雲南土工。應在路線遠處
 地方。并須在三千名以上。由公司送到章程。每人每日工資二角五分。洋務局卽爲札
 飭雲南楚雄東川三府屬。共十六州縣。每屬派招三百名。墊給路費。率往工作。甫及一
 月。法領事並未催促。而洋務局忽又嚴札飭催。並有偷敢任意玩延。定卽撤任。詳參決

不寬貸等語。各州縣之能以公司苛暴。民不願往。無可代招。據實稟覆者。亦尙有人。而仰承風旨。竭力嚴派。並藉名擾累者。正復不少。如姚州知州李金鼈。爲羅漢章等公稟。按戶攤銀。請紓民累。大挑縣知縣謝懷宣。爲李守忠等公稟。按鄉抽丁。爲民請命。羅次縣知縣范金鏞。爲余洪才等公稟。沿村苛派。貽累不堪等案。或則勒民赴工。差捕騷擾。或則歛錢贖送。借端漁利。皆控告督院。批發洋務局。或並控臬司。有案者。當時以各省及滇中近鐵路等處。招來工人。皆因洋人虐待。散亡殆盡。羅領事函稱。應在路線遠處地方。正是使之路遠難於逃亡之意。卽原參之所謂索之於遠者是也。惟所札派。乃係雲南楚雄東川三府。而並未及大理府屬。至若派民夫。先令民間出錢財贖送。則大姚羅次兩縣及姚州。皆有控案在卷。證以密訪。夫固有確實不虛者。路工以爲洋人虐待。盡人知之。乃該公司一有請於遠處代招土工之說。而卽奉命不遑。迭次嚴飭札派。不惜驅吾民使之入於陷阱。而後已。抑又何也。兩廣岑督憲迭次咨電。以該公司凌虐。停招。並請給贖遣回。以重民命。固已。而直隸袁督憲亦電請墊發川資。將工人解至漢口。用船載回。用款示繳。丁督憲固並未照辦。四川錫督憲個電。該公司不免虐待逃亡。

其
類

廿八

之事請飭商必無虐待。方可聽招。省電工人不得凌虐。責打一層。尤爲緊要。丁督憲則
 僅覆一勅。電謂公司自相約束。已較斂跡。又浙江張撫憲佳電。稱津工七千人。勒給工
 資。用兵壓制。死多生少。甯波來者。往往三五十人。跪求在路。懇恩設法拯救。其情詞甚
 爲迫切。而查據覆稱。丁督憲竟置之不覆。封疆大吏。有牧民之責。他省督撫。皆能以民
 命爲重。竭力籲救。丁督憲顧何以一聽各省招致之工人。及本省土工之死亡。枕籍於
 其境內。如秦越人之相視而漠然。無所動於心。惟獨於法人。一有照會。或函件。如請代
 招土工。及轉請隣省招工。甚有招來外省工人入境。川贊請飭沿路州縣。墊給均無不
 奉令維謹。立即照辦者。此則誠有大惑而不可解者也。又查蒙自鐵路分局卷。有洋人
 賈四乃儀。見粵商陳阿添路過。無故用鎗轟斃一案。粵衆大譁。蒙自關道魏道景桐。正
 在力爭懲辦。而興升道忽有東歌兩次私電。一云撫卹亦屬常事。考之約章。具有成案。
 又云不能不婉商。權宜了結。與洋務局之批飭宜良縣稟洋人雷維毆斃工人馬正海
 案。以權宜了結者。用意正是一律。且東電云。此電不作公件。歌電云。俟事有端倪。再行
 回院等語。而此事遂強以撫卹了案。可見滇省交涉之事。全由興升道一人專主。皆可

惟其意之所欲爲。即丁督憲亦無不徇從也。觀於其以私電竟自商定。遂至此等鉅案。永無昭雪之日。而洋人于是益肆其兇橫。無所顧忌。以致滇路公司中人毆斃華人之案。層見疊出。竟無一能得伸理者。原參稱滇人是以謂興祿實助法以速滇亡。助之一說。大約即指此等事而言也。至原參謂崧督之妾死。有女曰五爺者。拜興祿之妻爲義母。興祿之妻。遂往來督署以爲常。而崧蕃與興祿之交。乃益密一節。查崧督憲晚年無子。僅此一女。其母又故。因而鍾愛。亦人之恒情。興升道亦屬旗籍。風俗無異同鄉。眷屬偶一往來。間亦有之。至于拜爲義母。則事屬曖昧。外人固無從知之。想或係懸揣之詞。亦未可知也。又原參謂興祿雖識字無多。而出其便辟側媚之才。實足以蠱惑長官。使墮其術中而不覺一節。職道遍加訪察。興升道於文義似不甚通曉。故一切文牘。動輒需人。而謂其識字無多。則未免過甚。始以武定州知州到省。旋補廣南府。二十一年。調補首府。而迤東道。而臬司。蓋不數月也。歷經兼充善後局。營務處。金銀礦務。農工商務。機器電報。洋務鐵路等局。總會辦。兼差甚多。故官場不肖之徒。趨之如鶩。致有興黨之稱。而其最爲人言之所不恤者。則以機器電報兩局爲尤甚。何也。以其皆有報銷之款。

文 層

手

項也。候補道莫道凱。前經接辦機器局事。不數月而即以查弊。僅將莫道恭革在案。十二年六月。興升道赴黔臬任。丁督憲並不照章另委總辦。而以由電報生出身未赴引之蔣守立成。充提調。接辦其事。嗣復以局中歷年之冊籍簿據。蕩然無存。人言嘖嘖。皆謂其係焚燬滅迹者。丁督憲亦有所聞。乃於本年二月。另委何道光燮爲總辦。何道接差。即具稟聲明界限在案。其意可知。查蔣守接辦自三十二年六月起。至本年正月。計八閱月之久。尙有贏餘銀一千一百兩。雖不若興升道辦理時之尙需月支善後局津貼。或千餘金。或數百金不等。而覆核蔣守之報銷。除活支之款。無憑稽考外。卽據各分局所報額支各款。而總局浮開以報善後局者。每月已三百三十五兩七錢九分之多。總八個月而計之。已侵蝕至二千六百八十六兩三錢六分。此數月之冊報尙在一經查核。卽已瞭然。其弊已如此之甚。亦何怪謠詠繁興於前十數年。興升道辦理時。無可稽查之電報局也。並查據新委電報局總辦何道光燮覆稱。局中歷年冊籍簿據。悉數抽提。無留存者。此其故似皆可揣測而知之也。查滇省洋務局。本在督署。嗣設鐵路局。卽附於其內。向由興升道總辦。丁督憲尤專任之。其於交涉事件。固多所曲徇。而沈

有專事假託。互爲欺朦者。則迭核卷宗。如滇緬騰越北段。爲界務最重要之事。所有致外務部函電。咨呈各稿。如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致外務部函稱。小江外各寨野夷。性既橫悍。又與土司甚遠。久已不通聲氣。視同化外。即使撫而有之。亦屬驟難馴服。不若以小江爲界。江外野夷。本少往來。可省枝節。其詞意無非附和石道之原勘。以小江源爲界。全不考察滇西實有之疆宇。而於外務部函咨駁詰之後。則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咨呈。又稱各地方官稟。各撫夷聞租借之說。環求作主。不甘自淪化外。查小江外各寨。與小江南一十八寨。地本相連。何以前後措詞。自相矛盾。若此。又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咨呈外務部。內開並據該管各地方官稟。各撫夷聞租借之說。萬分驚懼。環求作主。又閏四月初五日。致外務部辰密電。內開前接洽電。以事關疆界。不厭求詳。當遣派委員。馳赴騰界覆查去後。茲據稟稱。各等因。當以卷中查無各地方官之稟。又並無遴派覆查邊界委員之札稿。及該委員之稟。所謂各地方官者。係何縣何名。各撫夷者。係何處土司。並所稱遴派委員者。係派何員。是何銜名。并查外務部洽電。係三月十七日至閏四月初五。僅四十八日。即使電委邊程。遠履勘覆。稟何以能如此之速。且兩

項。稟。件。均。未。在。卷。當。經。備。文。咨。詢。旋。准。覆。稱。各。地。方。官。並。無。此。項。稟。牘。實。係。託。詞。又。稱。係。設。為。委。員。馳。赴。騰。界。密。查。之。說。其。實。並。無。各。地。方。官。之。稟。當。時。亦。並。未。委。員。各。等。語。查。滇。省。洋。務。局。稿。件。皆。委。員。擬。核。總。辦。裁。閱。後。呈。由。督。憲。酌。定。發。行。者。此。案。界。務。以。有。關。國。家。疆。域。故。部。中。特。格。外。慎。重。何。以。丁。督。憲。與。興。升。道。並。不。切。實。考。求。而。竟。同。為。欺。蔽。僅。飾。此。虛。詞。以。塞。責。則。部。中。之。惟。視。疆。吏。為。轉。移。者。反。更。大。不。可。恃。矣。又。滇。越。鐵。路。卷。內。法。領。事。函。請。代。招。本。省。土。工。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局。札。飭。楚。雄。雲。南。東。川。三。府。各。州。縣。每。屬。派。招。三。百。名。內。開。為。札。飭。遵。辦。事。案。奉。督。部。堂。丁。札。發。又。同。日。呈。督。憲。文。內。開。案。奉。憲。台。札。發。又。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札。各。州。縣。內。開。為。嚴。札。飭。催。事。案。經。前。奉。督。部。堂。丁。札。發。各。等。情。以。卷。中。查。無。此。札。復。咨。請。補。檢。又。准。覆。稱。凡。有。英。法。領。事。照。會。緘。件。均。呈。院。核。閱。應。札。應。行。由。局。核。辦。如。事。體。稍。重。即。加。以。奉。督。部。堂。札。字。樣。歷。久。相。沿。並。無。專。札。此。案。奉。督。部。堂。丁。札。亦。係。局。稿。添。入。等。語。並。據。檢。同。該。局。之。義。工。畢。約。達。議。給。郵。款。又。郭。秀。峯。在。武。定。州。游。歷。又。雷。領。事。函。稱。竊。案。嚴。飭。該。管。地。方。官。摘。頂。嚴。緝。又。委。新。軍。第。一。標。第。二。營。赴。鐵。路。填。紮。各。案。等。卷。均。稱。係。局。稿。沿。用。並。無。專。

札。而。託。詞。稱。爲。奉。札。者。咨。送。前。來。詳。核。各。卷。內。有。稱。奉。督。部。堂。札。飭。者。有。稱。奉。院。憲。札。開。者。有。稱。奉。督。憲。札。飭。者。查。皆。丁。督。憲。任。內。之。事。夫。督。院。之。札。豈。可。捏。冒。不。謂。並。未。奉。札。而。竟。任。意。矯。託。並。敢。捏。稱。奉。憲。台。札。而。呈。報。備。案。者。不。知。丁。督。憲。何。以。明。知。之。而。竟。聽。之。似。無。怪。乎。人。之。謂。其。大。權。旁。落。而。不。能。自。主。也。職。道。伏。查。滇。省。西。隣。緬。甸。又。西。南。毗。連。越。南。均。相。接。壤。自。緬。入。於。英。越。入。於。法。而。滇。遂。介。於。兩。大。國。之。間。前。者。緬。界。以。外。尙。有。甌。脫。之。地。後。爲。英。人。潛。自。佔。踞。嗣。又。將。野。人。山。之。地。讓。去。而。滇。西。之。唇。以。亡。於。設。險。守。國。之。義。已。不。堪。復。論。然。各。土。司。之。所。轄。尙。足。以。爲。我。屏。蔽。也。自。二。十。四。年。後。迭。次。勘。界。而。滇。西。邊。界。之。地。更。不。能。按。籍。而。求。今。者。騰。邊。之。界。務。若。聽。其。再。誤。則。逼。入。內。地。大。有。莫。可。相。遏。之。勢。西。之。與。緬。已。同。西。南。之。與。越。直。相。緊。接。而。英。法。兩。國。方。各。爭。築。鐵。路。以。均。其。勢。力。夫。路。線。之。所。及。即。爲。兵。力。之。所。及。此。豈。可。輕。以。畀。人。哉。自。二。十。五。年。滇。越。之。路。定。約。歸。法。國。修。築。法。人。卽。盡。力。趕。造。現。其。工。程。揣。約。已。有。七。成。不。及。兩。年。卽。可。竣。事。英。人。力。爭。開。辦。滇。緬。鐵。路。亦。已。多。次。幸。上。年。滇。衆。公。拒。始。知。難。而。退。然。勢。成。騎。虎。英。人。必。出。全。力。以。相。爭。若。再。一。失。計。輕。於。誤。尤。則。法。之。滇。越。鐵。路。已。由。保。勝。接。入。滇。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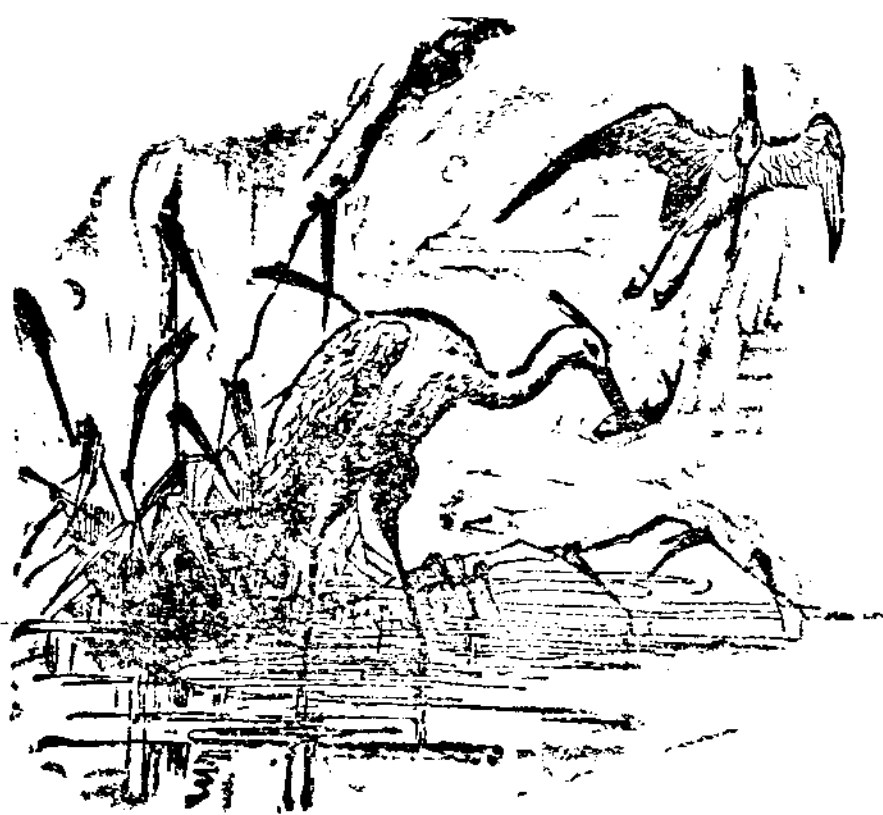
之。河。口。經。由。蒙。自。以。達。省。城。英。之。滇。緬。鐵。路。必。將。自。新。街。接。入。滇。邊。之。騰。越。經。由。大。理。以。達。省。城。揆。之。形。勢。滇。已。兩。面。受。敵。而。彼。之。狡。謀。未。已。法。必。由。滇。而。通。至。川。北。英。必。由。滇。入。川。東。而。通。至。西。藏。將。滇。之。全。省。皆。爲。其。包。阻。在。內。如。魚。之。入。於。釜。中。再。無。出。險。之。術。如。是。而。滇。之。禍。尙。堪。設。想。哉。滇。爲。中。國。西。南。之。門。戶。於。川。黔。兩。廣。兩。湖。諸。省。有。高。屋。建。瓴。之。勢。此。斷。不。能。漠。然。置。之。等。於。秦。越。人。之。相。視。也。近。年。來。滇。中。與。英。人。交。涉。屢。有。與。緬。畫。界。之。事。至。三。十。二。年。兩。國。會。勘。騰。越。北。段。邊。界。此。其。中。之。失。敗。有。大。不。滿。於。人。意。者。其。始。英。人。指。請。欲。就。近。由。迤。西。道。派。員。而。丁。督。憲。卽。以。委。之。於。迤。西。道。石。道。已。不。免。授。人。指。摘。乃。石。道。會。勘。則。果。事。隨。人。著。著。落。後。以。攸。關。疆。土。如。此。重。大。之。事。並。不。慎。重。詳。審。於。先。而。勘。畢。一。經。詳。稟。興。升。道。卽。爲。之。核。轉。丁。督。憲。復。據。以。咨。達。於。其。失。誤。之。處。毫。不。加。以。指。斥。及。外。務。部。察。知。其。失。地。甚。多。關。係。匪。淺。迭。經。嚴。加。駁。詰。而。丁。督。憲。猶。復。徇。從。興。升。道。爲。之。竭。力。庇。護。尙。欲。飾。詞。朦。覆。苟。非。劉。藩。司。等。力。持。正。論。則。界。事。早。已。定。局。一。旦。舉。數。千。餘。里。之。地。拱。手。而。讓。之。他。人。不。特。滇。邊。有。日。蹙。百。里。之。勢。且。貽。川。藏。以。他。日。無。窮。之。禍。丁。督。憲。與。興。升。道。於。此。猶。不。思。力。爲。設。法。籌。商。補。救。爲。收。之。桑。榆。

之計。而乃聽同局員虛詞。僞託隨意鋪張。如辰密電之捏稱。委員覆查及咨呈內稱。各地方官稟之類。皆屬實無其事。而竟以達之於外務部。其袒庇與欺罔之咎。似實無可解免也。其與法人交涉。則爲與越南通造鐵路之事。滇境自築路以來。因全屬山境。開鑿不易。法公司資本已大受虧折。復因虐待華工。散亡殆盡。招募不易。坐耗又多。路工已大有難成之勢。此說非僅得之於沿路所訪傳。即蒙自關魏道三十年十月隨文。附有致洋務局密函。亦曾云然。必非懸擬揣測之詞。使興升道當時能不受法人之籠絡。事事之稟承。丁督憲設法維持。則法公司虧耗之餘。不能自立。正可仿天津之電車軌路。徐與議款收贖歸爲我有。豈不甚善。否則聽其自然。但任護路之責。不預招工之事。使之不能易於告成。亦可稍緩滇中之禍。夫滇路之成速。則滇禍之來亦速。固盡人而知之。乃丁督憲與興升道。凡於法人路工之事。無不悉力扶持。於他省輾轉招工之外。更爲派招本省土工。以助之。聞法人於興升道之籌助路工。深賴其力。每謂非有興升道。則如此鉅工。斷不能易於歲事。心甚德之。丁督憲與興升道。常謂滇越路成。則滇中之交涉事少。此實自欺之言。不知路工未竣。法人已屢有中國保護不力。須自派兵

來華之說。若路軌一成。則由越可以長驅直達。其心本不測。何難借端肇釁。反謂我之不能護路。而逞其朝發夕至之兵。以直入省城。可以惟所欲爲。此中間不容髮之機。識者皆預料及之。不謂丁督憲與興升道反全未覺察。而事事爲外人作傀儡。凡此未能遠謀。所以爲滇人詬病之所叢也。丁督憲在任時。凡有交涉之事。悉以屬之興升道。以其在滇辦理多年。信爲情形之熟悉。而興升道則於外交本非所長。惟以酬應聯絡。冀得外人之歡心爲能事。故凡事皆任其予取予求。無不設法曲從而後已。原參謂丁振鐸本短於才。無外交手段。遂以忍辱吃虧爲敷衍了事之宗旨。且並謂興祿豈意媚外者。殆爲此也。職道復查升任貴州布政使興升道祿。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以聲名貪鄙。爲文御史悌糾參。查辦後。奉旨革職。旋經崧督憲奏請留滇差委。復擢迤東道。又洊升兩司。以獲咎廢員。仰荷聖恩。棄瑕錄用。宜如何忠正自矢。力圖報稱。而乃營私滋弊。欺飾朦惑。在滇久辦洋務。於勘邊界。築鐵路等。如此重大事件。不能預籌防制。以致貽誤邊疆。喪失甚鉅。雲南迤東道前署迤西道石道鴻韶。奉委會勘界務。事關疆域。亟宜詳慎從事。盡力爭持。乃不特處處順從。惟外人之命是聽。而且先自退認。授

人以柄。事有成說。挽救匪易。如此庸懦無能。昧良誤國。實不敢爲之諱飾。前任雲貴總督丁督憲。儉約持躬。清操甚著。且於滇中之省會自開商埠。個舊自立公司。滇蜀鐵路。滇騰鐵路等事。皆能據紳商稟請。次第奏准自辦。亦深知顧全地方利益。苟得有才識邁衆。諳習外交之人。以相輔佐。則遇事既有定見。當不至輕於遷就。坐失機宜。無如地處邊徼。適當兩大之交迫。任用不得其人。以致辦理交涉重事。往往多所貽誤。叢人口實。以上遵飭確查各節。理合據實詳陳。稟候核辦。所有職道奉委馳赴雲南查辦要案。事關重大。既不敢曲爲瞻徇。尤不敢深於文致。惟有將一切訪查考核。實在情形。詳瀝稟陳。仰祈大人鑒核。批示祇遵。實爲公便。

文
釐



中國紀事

鄂督被參紀聞 鄂督瑞莘儒制軍。自督鄂以來。殫精竭慮。厲行新政。淘汰劣員。整肅官方。聲譽幾駕南北洋陳張二督之上。惟身罹痼疾。精神疲弱。時須請假調攝。然於政務仍無廢弛也。比聞御史胡思敬。摭拾制軍之失政。列款二十八條參之。朝廷業有廷寄。着魯撫孫寶琦據實查覆。現在魯撫已遴委山東候補道朱鐘琦到鄂查辦。據官場傳說云。所參各款。非僅在鄂督任內之事。且涉及前官贛臬蘇藩蘇撫之種種細故。大有吹毛求疵之意。刻下鄂中士紳輿論。以制軍措施內政外交。手段靈敏。而於試辦預算。尤努力實行。縷數政績。並無失德。是以羣相疑議。詆胡侍御爲妄言。卽漢口日人所發行之和文報。昨亦著論評斷。於制軍並無貶辭。至謂以如此盡職之總督。而猶不免於御史參劾。則清國二十二行省之督撫。恐悉不能免於名掛彈章矣。聞胡侍御素以方正名。然未免偏聽。故有此失。豈所謂兩賢相厄者耶。

顧葉黎參案紀畧 民政部奏參顧瑗黎宗嶽葉崇集二案。經已奉 旨。勒令回籍。嚴

加約束。茲有悉其原摺者。畧云。竊查外城騾馬市大街迤南有空地一塊。地名香廠。面積甚廣。上年議將該處開建市場。以爲振興商務之策。惟創辦伊始。深恐市儈之徒。假託招股承攬。遂其詐騙之私。迭經飭知警廳嚴定辦法。預爲防杜。旋有公益銀行總理翰林院編修顧瑗。爲香廠事。一再請託。任意干求。並有空開銀條。希圖搪塞情事。跡其前後行爲。有同市井。難保不在外招搖。藉端牟利。殊屬不安本分。相應請旨將翰林院編修顧瑗。解去現任。勒令回籍。以免滋生事端。又查有前外城巡警總廳六品警官黎宗嶽。於上年呈請開缺回籍修墓。當經批准。咨部開缺在案。乃閱時已久。該員並未回籍。逗留在京。遇事生風。蹤迹詭秘。又查有陸軍部郎中葉崇榘。造言生事。擾亂治安。以上二員。均屬不知檢束。聲名狼藉。擬請一併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云云。說者謂故事。凡勒令回籍。嚴加約束者。必有革職明文。今三人既無革職字樣。吾不知地方官將何以實行其約束之法也。

福建預算案之成立。福建宣統三年地方行政經費預算案。經諮議局開會前後計三次八十餘日。始則歲入有無之爭。繼則議決權覆議權有無之爭。常年會不獲解決。

繼以第一臨時會。第一臨時會又不獲覆議。乃有第三臨時會之請。計自去年十一月三十日覆議預算案議決。十二月初一日。呈請松督批准公布施行。三閱月而不獲覆。各府州縣之留心政務者。紛紛函電馳詢。日以數十百起。計諮議局全體議員。負全省人民之責望。咸不安於其位。抱無預算即無諮議局之決心。迭行呈催。又屢經常駐議員之協議。迭由議長晉謁催促。不知幾費唇舌。乃遲之又久。始於月之初三日奉到松督院劄覆。批准公布施行。蓋福建力爭預算案之難局。可謂煞費苦心矣。然而雖費盡苦心。猶有成效。獨惜蘇省諮議局。亦因預算案不成立。致令全體員紛紛辭職。以彼倣此。松督蓋猶有畏憚輿論之心焉。

長蘆鹽商借債之糾葛。長蘆鹽商網總。王竹林李子鶴等。去歲以無本築運。挾通網名義。借用洋款五百萬兩。由通網衆商。担負償還。當時由運司張都轉鑲芳。蓋用印信。署名担保。比者張都轉升任湘臬。直紳特具說帖。稟請督院挽留都轉。了此債務。方能令其他遷。其說帖略謂。各鹽商所欠洋債。數百餘萬。原係私人交涉。並不與國際相關。自上年張鎮芳出場調停。署名擔保。擅用運司印信。鈐蓋合同。竟將私人交涉。變爲國

際交涉。將來蘆商不能清償。洋商即可向本省官廳要素。官場無款可籌。勢必以長蘆鹽務作抵。或再加鹽價。以代償此款。是不啻以直隸人民。代鹽商償還洋債也。故直紳之意。要求直督擔保此項洋債。將來不至貽累本省人民。張運司方可他去。或接任之人。肯爲張擔此干係。代爲設法清償。方可以離直省。否則不能置身事外云云。直督即將原稟。交張都轉閱看。飭令自行核議詳覆。以便批示。張都轉以此事既內受鹽政處之責言。外受諮議局之反對。而數百萬之外款。一無着落。於是將舊綱總斥革。另派陸性初寶彥豐楊少熙等爲新綱總。嗣查得各鹽商欠外債者。共有三十六戶。初擬一律查抄備抵。嗣恐牽動市面。先將王竹林李子鶴何彝臣等三家。將產業交商會估價抵償。後經商董甯世福等。出場調停。特于日前面謁直督。力陳利害。直督以運司現已赴京。飭令甯董晉京。會同運司。稟商鹽政大臣核奪云。

吉林火災之鉅劫。四月初十日。下午三時。吉林省城市場西面。沿河某鐵匠店起火。該處屋宇多木構。延燒既易。且適起大風。更難施救。歷燒三十一小時。至十一日午前十二鐘始熄。繁盛之處。焚燬殆盡。高等審判廳。檢察廳。財政局。官錢局。陸軍糧餉局。官

書局、官醫局、圖書館及度支司庫、官銀錢號、電報局皆付一炬。長春與吉林間電線亦被燒斷。延燒及十餘里。監獄亦被燒燬。惟犯人已先押往營中。尙無死傷情事。撫署提法提學民政交涉諸司及勸業道各署幸獲保全。各領事署亦幸無恙。惟災民困苦不堪言狀。吉撫陳昭常當急電奏聞。并請撥款救濟。并電告新東督趙次珊。一面派兵彈壓。以防災民肇事。東督錫良亦據長春道孟電稟。專電請款。即飭奉天官銀號撥三十萬。尅期解去。以濟急需。並電飭長春道洽爾濱道收買米糧。陸續運吉。以資接濟矣。

杭垣搶米風潮記 杭州近因民食恐慌。米價日漲一日。至初八日。每升需錢九十文。貧民無以爲生。迭向兩首縣跪求代稟撫台。要求減價。惟仍未見出示。於是下城機業中人。忽於是晚。聯合貧民數百人。由東街直上。自普安街以至石牌樓。由石牌頭直上。薦橋。由薦橋直上洋壩頭清河坊大街。所經米舖數十餘家。悉被搗毀。各處均手持火把。照耀如晝。巡警不敢過問。惟此輩宗旨。專與米商爲難。銀錢等物。則不搶掠。時有二局巡警者。拘獲貧民數人。押送地方審判廳。衆情益憤。遂闖至審判廳。將一切廳內各物。搗毀一空。其時人數已聚至千餘。聲勢洶洶。莫可理喻。法官大半逃匿。警道與仁和

縣出而彈壓。詎爲貧民所窘。於是警道用電話。稟告增撫危象。增撫立飭螺獅山陸軍輜重隊。荷槍出巡。各處巡警及衛隊等。亦紛紛開槍彈壓。至初九早。計共拿獲一百九人。解交督練公所暫押。警道欲以軍法治之。惟增撫未允。後由總商會官紳會商公決。交審判廳訊辦。聞已蒙開釋者有九十三人。未放者不過十餘人而已。計是役之擾攘。實起於貧民與亂民固自殊科。要未可以軍法從事。然不微示以創懲。則亦無以爲保護治安之計。杭中官紳當亦於寬猛之間。斟酌善用之而已。

湘省反對幹路國有風潮記。湖南紳商學界自奉幹路收歸國有之明諭。人心大爲憤激。各團體特於十五日刊發傳單。謂湘省粵漢幹路爲全省命脉所關。將來借債修築。湘人財產性命均操於外人之手。若不極力爭回。後患何堪設想。特請各界於十六日在教育總會開全體大會。是日到會者一萬餘人。咸主張恪遵宣統二年上諭。完全商辦。實力進行。並決定十八日由各團體呈請湘撫電奏。收回成命。如不得請。將來或外人或督辦到湘。強事修築。定即集全力抵抗。無論釀成如何鉅案。在所不顧。是日當場議定辦法十五條。極爲激烈。至十八日各團體同詣撫轅。求請電奏。喧嘩擾亂。

聲勢洶洶。鐵路公司長洙一帶工人萬餘名。亦一概停工進城。沿途聲言如撫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須罷市。學須停課。一般人民須抗租稅。楊撫見人衆勢洶。恐釀事故。當允代爲電奏乞恩。各團體始退出轅門。楊中丞見各紳民退後。卽將情形電告鄂督瑞莘。商議辦法。當經鄂督復電。惟鄂督覆電之意。謂宜將幹路收回爲國有。所有枝路。仍爲商民所有之意。剴切曉諭。一面協商諮議局商會。共同勸導。以保治安。萬一再有舉動。卽以嚴辦重辦法對待等語。湘省民氣素盛。此事正不知如何消弭也。



世界紀事

澳洲之海軍計畫。澳洲政府提議海軍新計畫案。擬自今以後二十二年間。建造軍艦五十二隻。費額約八千八百五十萬磅。聞該案起草者。即此次回英之海軍提督沙賴尼那德。昔曾奉特別使命赴澳者也。

西班牙派兵之目的。西班牙宣言謂此次他國軍隊。萬一進軍扶野支時。西國決不加入。惟單純的保護自國之勢力範圍而已。

英國殖民地防備問題。英國下議院伊野特氏。對於政府質問四條。一東方各殖民地。對於本國政府所獻納之軍事納附金。果以單純的應於地方上之必要。用於守備隊者為目的否。二錫蘭島近於印度。其納附金額果能減少否。再香港及新嘉坡之守備究為如何。三政府不以錫蘭島之軍事納附金為軍事之獻納。此實以該島與東方各殖民地立同等之基礎。此項納附金亦可充該島防備費。此問題果認為得策否。四政府關於財政上與馬來聯邦國。果有協力之意志否。當經殖民大臣哈科特氏答辯。

謂就以後十五年内有效力之現行規定論之。則香港及海峽殖民地納附金之最高制限。當以支辦全地駐屯守備隊最高之經費爲準。錫蘭島之事。則以特別理由。其納附金額四分之三。可支出爲駐屯守備費。其他各殖民地之納附金額如何。全視政府及各殖民地各種事業上之關係論之。此時實不能定。至馬來聯邦。雖非英領殖民地。然以千八百九十五年之條約。一旦若有戰事。新加坡可以增加守備隊。於帝國國防。上有實質之貢獻也。

英·美·仲·裁·條·約·之·草·案。英美仲裁條約之草案。已經發表。其重要條件如下。英美兩國今後非有相同之意見。決不與第三國結仲裁條約。或結同盟。兩國根本之利害上。及影響於獨立名譽上。如有爭議。可於海牙平和會外特別委員審查判決。再此約本無限期。如欲廢約。於五年滿期之前六個月。可以聲明云云。

波·斯·之·新·國·債。波斯議會。已將借英五分息之一百二十五萬磅債款。認可以波斯之關稅爲擔保云。

摩·洛·哥·亂·事·稍·平。四月二十八日扶野支公報云。波來門少佐之軍隊。已於二十五

日抵市。軍容甚盛。摩洛哥政府亦派遣兵士七千人到彼。故該地居留之歐洲人。已無危險之慮云。

美國大統領之演說。美大總統塔虎脫氏。於第三國民平利會議之開會演說云。英美仲裁條約。實欲達世界平和之目的。此外并無他意。然余知列強各國對於此事。無猜議。此事前途。恐亦甚難達到目的云。

德俄協商中止。德俄兩國間緊急問題之協商。以俄外相患病停議。大約須駐俄德大使返國時始可定議。

勞働保險案。英國度支大臣羅依德覺基氏。此次提議勞働保險法案。據彼計算加入者約在一千三百萬以上。此種人如有患病者。可以不出醫費就醫。被保險者達六十五歲時。酌給養老年金。餘款即作為保險基本金。若失業者。除被傭者自有過失。及同盟罷業工場閉鎖等諸項外。若出於意外者。均須酌助。而女工之分娩。則尤為體恤。一月給三十先令。此案下院第一讀會。已經通過矣。

奧匈帝讓位。奧匈帝約曉氏今年已八十二歲。自以老弱不能理政。擬傳位于子福

世界紀事

野吉南德。目下正在商議中云。

南西伯利亞鐵道案。俄國路政大臣盧苦羅氏。擬將西伯利亞鐵道。與達西凱特鐵道聯絡敷設南西伯利亞鐵道。現此法案已提出議會矣。

墨西哥亂事復熾。墨西哥電傳前次所議休戰事。現已決裂。革命黨復大猖獗。美國對於此事。干涉派與非干涉派。大起軋鑠。政府兢兢業業。唯恐稍失計云。

婦人選舉權法案。英國下院。於婦人選舉國會議員權一案。以二百五十五票之多。數於第二讀會通過。是日出席者頗少。各大臣亦未加討議。政府亦未暇確實調查。故實行之機會。尙不可期也。

日英條約公布。四月三日。日英兩國全權委員署名調印之通商航海條約。已批准交換。於六日之官報公布矣。

春冰室野乘

春冰

鮑春霆軼事

鮑忠壯公超。由擔水夫從戎。立功至專閩。貴後猶不知書。自姓名兩字外。更無所識。方被圍於九江也。將遣人赴祁門大營。詣曾文正求援。囑幕客某撰稟牘。移時不至。鮑焦急。不能耐。自往促之。見幕客方握筆構思。鮑頓足曰。此何時耶。安用此文縟縟爲者。呼親兵以白麻一幅至。自操管。於幅中大書一鮑字。旁作無數連圈圍繞之。亟封函遞去。幕客皆不識其意。爭問之。鮑曰。大帥自能知其故。遞至祁門。文正幕中人拆視。亦莫知何事。持示文正。文正大笑曰。老鮑又被圍矣。乃急檄多忠勇往援。賊圍始得解。

李世忠軼事

李世忠之解兵柄也。朝旨不聽回籍。而處之安慶。蓋已逆慮其反覆。使地方官便於管

束也。李亦知朝廷意旨所在。時慮禍及。杜門謝客。深自檢束。然終不免於刑戮者。蓋爲其下人所誤耳。初世忠有豪奴某者。恃主勢。頗縱恣。顧世忠深倚任之。某於安慶城中開設一烟館。裝潢頗精潔。上流社會人頗樂就之。候補縣令某。其弟故烟籍中人也。日往館吸烟。積數月。負百餘緡。奴屢索之。弗得。一日某又至。奴怒詈之。不與以烟具。某大忿。遽訟諸懷甯縣。繫奴去。管押之。世忠忽數日不見此奴。疑而詢之。家人皆莫敢以實告。偶一剃頭者在側。遽曰。大人猶不知耶。某奴已管押懷甯署中數日矣。世忠驚問左右。始知有某令弟事。乃大憤。立率衆數十人。至某令家。適某令兄弟皆外出。則曳其六旬餘之老母于途中而辱之。某令聞警歸。世忠已去。乃詣巡撫哭訴。時官皖撫者爲裕壽峯中丞祿。因飭材官傅世忠至署。痛飭之。然特欲令往某令處謝罪而已。固無意殺之也。顧世忠素輕裕。亦起而大詬。兩司急往和解之。世忠始拂袂而出。裕不能堪。遂具摺入奏。目誣以逆謀未戢。時懷反側。遂得旨就地正法。實則世忠雖橫暴。然擁貲百萬。極人間之淫樂。其絕意進取已久。決非有反心者。其死固未可云不寃也。

紀羅壽頭子

羅壽頭子者。四川綿州大俠也。其人顧溫文儒雅。力不勝匹。雖唯以才畧智計甲其曹。四川百餘州縣。無地不有會。會中人尊其魁曰大哥。然綿州一郡之大哥。無出羅右者。駱文忠之督蜀也。聞羅名。必欲禽而置之。法檄綿州牧名捕之。時知綿州事者爲唐鄂生中丞炯。唐故以健吏冠三蜀。得帥檄。即召諸捕役。授方畧。示限期。厚賞嚴罰。期以必得。然旬日後。卒莫知羅所在。唐每坐堂皇。嚴比諸役。羅未嘗不在旁笑睨也。顧卒無人敢言者。蓋羅平時排難解紛。嚴戢部黨。捕役實隱受其惠。一旦失羅。則綿境內盜劫。將無寧日。且不得羅。不過比期受杖。得羅。則其黨莫不思甘心。而身家決無幸免理也。數月後。文忠及唐。知必不可得。意亦稍息。而石達開驟自川南北出。綿州直兵衝。素未治守具。官紳皆皇皇無固志。郡紳某等啓唐曰。欲全此城。非羅壽頭子不可。願其人素自簡貴。卽宥其罪。亦未必肯自獻。公宜自往見。動以保衛桑梓之大義。宜無不慨然效用者。唐愕然曰。羅乃在城中耶。則應曰。彼固始終未嘗一日離此城也。唐乃太息。自媿弗及。亟命駕以紳某爲介。詣羅氏。羅慨然應曰。是誠在我。公第安臥。無戚戚也。卽署片紙。俾從者持以出。未夕。已得壯健者萬餘人。賚以粟數千石。羅卽日部署。城守屹然。敵至。

聞羅主守禦事。竟不敢犯而去。綿卒獲全。事定。文忠專摺奏羅功。由布衣徑保遊擊。且檄令來省。將委以某軍統領。羅笑曰。此老欲糜我以高爵厚祿。藉遂其殺我之夙願耳。即日奉老母。携妻子而去。竟莫知所終。時某邑尙有張氏者。兄弟皆諸生。豪猾傾一鄉。名與羅埒。文忠先後誘至省。委以營務。保其兄至道員。弟至郎中。卒皆以不法誅。於是益歎羅之不可及也。

羊城秋意詩

平南王尙之信之伏誅也。事在康熙十九年。滇黔肅清之後。新會黃岷山先生居石賦羊城秋意詩十章。以咏其事。瑣記遺聞。多有出正史外者。詩云。陸賈城邊肅曉霜。滿林秋意動悲傷。榮枯夢冷槐安國。笑泣聲殘郭秃場。何處劫灰沉泮水。多時凶器伏蕭牆。憑高莫弄山陽笛。徒倚西風一斷腸。見說浮生事可哀。英雄無計避輪迴。軍前蕞蕞葬腸猶熱。殿上茶毗骨已灰。送殯山城門吏少。營齋江寺野僧來。生前恨不疎儀狄。莫向重泉更酌杯。電掣雷轟瘴海邊。滿門金紫集貂蟬。南溟水激三千里。北斗城開尺五天。重錫土田符已剖。未離襁褓綬先懸。何堪轉瞬成朝露。黃木灣頭泣逝川。戟門開處士如

雲。玉帳雄驅虎豹羣。秦成已能忘二世。楚歌誰爲散三軍。牀頭寶劍藏秋水。壁上彤弓挂夕曛。海島義旂倡五百。幾人殉難獨從君。翩翩朱履集西園。此日驚惶出掖垣。彈劍客依新幕府。曳裾人返舊衡門。稱藩未盡狂生策。伏劍寧忘國士恩。亞父不留時已去。彭城空鎖夜歸魂。三千紅粉泣仇離。髮亂釵橫下翠帷。一葉可能逢范蠡。千金誰爲贖文姬。含顰柳葉銷殘黛。射覆花媒冷舊枝。孰肯墜樓輕七尺。綠珠千古是男兒。庫標黃紫十經秋。悉索東南尙未休。幾處鑄山傾絕域。頻年煮海竭長流。波斯特獻珊瑚樹。隴右遙供翡翠裘。早悟多藏容易散。內廷何苦夜持籌。畫閣雕軒結彩霞。還興土木等章華。穿簾巧語殊方鳥。迎檻交垂上苑花。金勒月明嘶叱撥。玉樓春暖聽琵琶。于今冷落誰爲主。幾樹垂楊咽暮鴉。萬家傾橐築禪堂。繡閣高懸古佛缸。舍利塔藏金鷲剎。上方雲鎖玉龍窻。三城熱血塗丹壁。十郡冤魂結海幢。借問臺城饑餓魄。曾持隻履到蓮邦。全家閣淚出邊城。牧馬南來又北征。五夜管弦金屋夢。一天風雪玉關情。衰年落索憐慈母。遠道提携仗阿兄。孤寡莫嗟行路苦。窮櫓離散久吞聲。

同治詩史

卷六

六

同治十二年。穆宗毅皇帝既親政。議修圓明園。以奉養。兩宮議未諧而。龍馭即於次年冬上賓。其役遂罷。某朝士嘗賦四詩。以紀其事。曾聞諸老輩。惜作者之姓名。已遺忘不能舉矣。詩云。長楊五柞漢離宮。閣道鈎陳紫禁通。炎統驚心陽九厄。劫灰彈指大千空。草侵蹕路芊芊綠。花飈巖墻蔌蔌紅。再造皇輿須潤色。司天揆日定方中。數行丹詔動心肝。率土宜承聖母歡。何惜中人十家產。不令長信一加餐。雁飛汾水秋風急。龍馭蒼梧海色寒。往事艱難今宴樂。肯從壞道聽哀湍。奧室燕南黍谷開。徵求百尺豫章材。虎賁未肅清塵駕。狗監先儲獻賦才。太液波涵新日月。西山影接舊樓臺。剪除荆棘銅駝出。經始應聞頌子來。久罷芳郊玉輅巡。上林開苑趁良春。周廬千列星防客。靈沼三眠柳似人。金爵觚棱仍竦擢。石鯨鱗甲正輪囷。奠安海宇真堂構。聖澤狂言恕小臣。

紀張副使請免貢鱗魚事

鱗魚之貢。始自明時。何大復所謂五月鱗魚已至燕。荔支盧橘未應先。賜鮮徧及中環第。薦熟欣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騎。炎天冰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筋金盤

敢望傳。即咏此事也。然今鱗魚三月中已上市。四月杪則早已絕迹矣。今五月至燕。猶訝其早。豈古今節候有不同耶。國朝此貢。仍沿明制。吳齊之民。甚以爲苦。康熙中葉。山東按察副使張能鱗。始奏罷之。其疏云。爲欽奉。上諭事。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接奉部文。安設塘撥。飛遞鱗魚。恭進上御。值臣代攝驛篆。敢不殫心料理。隨於初四日。星馳前赴蒙陰沂水等處。挑選健馬。准備飛遞。伏思。皇上勞心焦慮。廓清中外。正當飲食宴樂。頤養天和。一鱗之味。何關輕重。臣竊以爲鱗非難供。而鱗之性難供。鱗字從時。惟四月則有。他時則無。諸魚水養則生。此魚出網即息。他魚生息可餐。此魚味變極速。祇以藜藿貧民。肉食艱難。傳爲異味。若。天廚珍羞。滋味萬品。何取一魚。竊計鱗魚產於江南之揚子江。達於京師。計程二千五百餘里。進貢之員。每三十里一塘。豎立旂竿。日則懸旂。夜則懸燈。通計備馬三千餘匹。役支數千人。東省山路崎嶇。臣見州縣各官。督率人役。運木治橋。剗石治路。晝夜奔忙。唯恐一時馬蹶。致干重譴。且天氣炎熱。鱗性不能久延。正孔子所謂魚餒不食之時也。伏念。皇上聖德如天。豈肯以口腹之故。罪責臣民。而臣下奉法惟謹。一聞鱗魚進貢。凡此二三千里。地當孔道之官民。實有

晝夜不安者。臣以疏遠外吏。何敢冒瀆。宸聰。惟伏讀律令。百官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樂聞。况臣一介庸愚。荷蒙聖恩。官至方面。目睹三省官民。祇爲膳羞一物。驚恐勞疲。官廢職事。民棄耕耘。若不據實敷陳。不忠之罪。何以自道。故敢冒昧越陳。伏乞皇上如天之仁。下詔停止。不但傳之史冊。流芳千古。而三省之官民。數千之役夫。咸祝聖壽於無疆矣。疏入。奉旨永免進供。欽此。一時海內莫不頌聖祖之深仁。而嘉張公之敢言也。

文苑

奉懷南海先生星加坡兼敦請東渡

滄江

近聞作計又圖南。渺渺離思孰可堪。自是鵬鵬辭斥鷃。不關螻蟻制鱣鱣。一冬霜雪蕭蕭鬢。滿地烟塵肅肅驂。遙想卜居問詹尹。竭來詩句徧江潭。

共有千秋萬古情。為誰歲歲客邊城。讒言苦妒齊三士。世務繁勞魯兩生。漢月依微連海氣。蠻花悱惻吐冬榮。相逢莫話中原事。恐負當年約耦耕。

不道桃源許再來。舊時魚鳥費疑猜。風吹弱水蓬萊近。春逐先生杖屨回。萬事忘懷惟酒可。先生惠書有萬事不挂眼終身常避人語十年有約及櫻開。先生以己亥二月去日本有詩云櫻花開罷我來遲我何

時一舸能相即。已別沈槍掃綠苔。

得擊一書報蛻庵。嘔血其夕大風雨。感喟不寐披衣走筆記。詩以訊

君不能布被脫粟取貴仕。曲學乃似公孫子。又不能荷鍾身如劉伯倫。得酒便足百不聞。撐腸百怪不聽命。風雲蛇鳥纏其身。即此便合以窮死。况乃無端身外悲。天人判君

文苑

二

有。涯。生。當。此。萬。古。厄。平。居。五。升。飯。不。飽。出。手。欲。救。天。下。溺。怨。賊。躡。後。河。橫。前。左。聞。鬼。嘯。
右。火。然。上。有。射。工。含。沙。射。君。影。君。又。氣。憤。蛟。龍。淵。人。生。到。此。那。可。說。故。應。嘔。盡。身。中。血。
只。恐。九。天。無。噴。處。洒。向。九。洲。不。留。熟。天。生。萬。變。何。滔。滔。惟。我。與。君。同。所。遭。六。時。思。君。畏。
君。病。得。書。淚。欲。將。君。澆。是。夕。風。雨。撼。樓。柱。擊。大。海。水。成。怒。濤。已。經。一。月。睡。眠。少。八。方。魂。
去。請。當。招。世。間。萬。事。誰。能。料。東。鄰。號。咷。西。鄰。笑。男。兒。命。存。百。無。尤。不。見。異。人。今。古。空。屠。
釣。作。詩。鄭。重。寄。前。逢。視。君。善。保。千。金。軀。我。今。有。血。心。已。枯。聊。舉。七。發。若。枚。叔。儻。願。聞。之。
能。來。無。

荷广除夕牙痛作詩調之

前人

人。生。能。得。幾。歲。除。伏。臘。自。勞。作。苦。餘。破。格。忽。烹。一。匹。雞。更。拆。長。項。蒸。葫。蘆。以。犒。牙。齒。終。
年。枯。濃。炙。紅。椒。澆。鯉。魚。入。口。蜇。舌。謔。出。呼。尤。物。信。美。天。下。無。况。復。椰。絲。煎。油。酥。釜。中。芋。
蟹。行。跖。跖。誰。其。作。此。惟。小。姑。詢。謀。諸。婦。斗。酒。儲。日。以。待。子。不。時。需。高。堂。有。母。顏。正。愉。抱。
孫。上。樓。嗔。人。扶。君。着。斑。衣。日。嬉。趨。今。夕。侍。膳。醫。所。須。正。合。大。嚼。如。過。屠。乃。厭。梁。肉。胡。爲。
乎。有。齒。自。焚。然。非。歟。怪。君。堂。堂。七。尺。軀。見。窘。一。體。如。囚。拘。得。毋。漱。石。礪。磨。粗。或。懲。剛。落。

如。聃。書。不。然。過。愛。掌。上。珠。作。孺。子。牛。反。爲。駒。抑。疑。雪。恥。酬。臞。儒。團。團。向。人。作。屠。沽。斯。並。
 陳。言。姑。舍。諸。深。瀆。此。腹。最。足。吁。我。方。圍。爐。煮。屠。蘇。肥。牛。之。撻。肥。狗。腴。狂。啖。狂。飲。如。追。逋。
 頰。笑。君。子。遠。庖。厨。餞。歲。先。餞。吾。牙。車。豈。有。編。貝。爲。禍。樞。作。詩。傳。箭。勢。僕。夫。旣。以。妙。語。起。
 宿。痛。亦。用。娛。母。博。軒。渠。明。發。紅。旭。照。鬢。髭。儻。能。霍。然。來。于。于。令。君。齒。冷。狂。呼。盧。

遊臺灣追懷劉壯肅公

前人

憶。昨。甲。申。之。秋。方。用。兵。南。斗。騷。屑。桴。鼓。鳴。海。隅。倒。懸。待。霖。雨。詔。起。將。軍。巡。邊。庭。將。軍。
 功。成。狎。文。忠。高。躅。久。謝。塵。軒。摟。國。家。多。難。敢。自。逸。笑。揖。猿。鶴。颺。南。征。半。天。波。赤。馳。長。鯨。
 魑。魅。甘。人。白。晝。行。百。年。驕。虜。翫。處。女。將。軍。飛。下。萬。靈。驚。雞。籠。一。戰。氣。先。王。滬。尾。設。險。疇。
 能。嬰。其。時。馬。江。已。失。利。黑。雲。漠。漠。愁。孤。城。忍。饑。犯。瘴。五。千。士。盡。與。將。軍。同。死。生。手。提。百。
 城。還。天。子。異。事。驚。倒。漢。公。卿。竭。來。海。氣。千。里。平。杲。杲。紅。日。照。屯。耕。桑。麻。滿。地。長。兒。女。
 舉。子。往。往。劉。其。名。將。軍。謀。深。憂。曲。突。謂。是。脆。單。前。可。懲。酒。泉。樂。浪。宜。置。郡。用。絕。天。驕。揚。
 漢。旌。鑿。山。冶。鐵。作。馳。道。俯。海。列。礮。屯。堅。營。宅。中。議。設。都。護。府。坐。控。南。北。如。建。領。料。民。度。
 地。正。疆。界。以。利。庸。調。防。兼。併。鄭。渠。鄴。漳。隨。地。有。下。邑。亦。滿。絃。歌。聲。平。蠻。直。窮。鷹。隨。處。要。

文苑

四

使鹿豕馴。王靈訐謨。事事準官禮。邊功區區卑。李程中朝大官玩。厝火枋鷄豈喻。鸞
 徙溟司農出納吝。銖寸齊威恤鄰空典型。輪臺已聞罷邊議。况乃盈耳來青蠅。將軍受
 事亦六稔。謂糜頂踵酬。闕廷軒車一去留不得。藤蔓啼鶯空復情。大潛山下白雲橫。
 公有大潛山房文集。下有寒湫蛟可督手種菜。甲日已長有時南望微撫膺。任尙豈省班超策。辛
 湯或妒充國能。長城已壞他豈惜。雨拋鎖甲苔臥槍。夜來風惡鼉涎腥。上相出蒞城下
 盟燕雲。投贈自古有。珠厓棄捐誰輸贏。可憐將軍臥大牀。眼中憧憧百鬼獠。噩夢驚起
 月墮海。鹿耳鯤身山自青。滔滔沈根闕九京。鷓夷不返餘濤形。涇原更安得一范。西涼
 空復說。三明祇今劫火又灰冷。東方千騎來輕盈。黠口竊踵將軍武。竟有豎子名能成。
 山河錦繡亦增舊。獨惜花鳥長凋零。吁嗟乎漢家何代無奇英。陳湯無命逢匡衡。賈生
 得放既云幸。晁錯効忠行。當烹及其摧折已。畧盡九牧所至如罄瓶。一朝有事與人遇
 乃若持廷撼大楹。君不見將軍嘔心六載功不就。翻以資敵成永甯。天地生才亦匪易
 懷望古今徒蛤蜊。

桂園曲

前火

明故寧靖王朱術桂。以永樂十八年奉詔入臺監鄭軍。延平王待以宗藩禮。三世不衰。克煥降。王義不辱。集諸妃王氏袁氏荷姑梅姑秀娟詔之曰。孤不德。將全髮膚。以見先帝先王于地下。若輩可自為計。僉泣對曰。王死國。妾死王。義一也。遂并服駢緝於堂。遺民哀焉。合葬諸臺南郡治南門外之桂子山。號五妃墓。即墓立廟。享祀弗替。越二百二十八年。新會梁啓超游臺灣。以道遠未能謁也。述其事以作歌。時清明後五日也。

鶯。老。花。飛。柱。子。山。天。高。月。冷。聞。珮。環。人。尋。法。曲。淒。涼。後。地。接。蓬。萊。縹。緲。間。憶。侍。王。孫。竄。荆。棘。珊。瑚。寶。玦。還。顏。色。萬。里。依。劉。落。日。黃。五。湖。從。范。煙。波。碧。九。州。南。盡。有。桃。源。華。表。歸。來。一。鶴。尊。高。帝。神。靈。仍。日。月。五。溪。雲。物。自。山。川。陌。上。條。桑。衣。鬢。綠。賣。珠。呼。婢。脩。蘿。屋。自。
墾田百餘甲於萬年縣之竹滬營諸妃躬課耕桑歲入輒以犒軍士歸來分糶迭添香好伴君王夜深讀詔言萬事共悠悠劫後
 相。依。一。散。愁。天。荒。地。老。存。三。恪。裙。布。釵。荆。占。一。丘。黑。風。一。夜。吹。滄。海。朱。顏。未。換。雕。闌。改。虎。臣。執。挺。傳。車。忙。龍。種。擊。髯。弓。劍。在。金。環。翟。茀。拜。堂。皇。王。死。官。家。妾。死。王。翠。瀾。永。闕。千。年。并。素。練。紛。飛。六。月。霜。昨。夜。香。銷。燈。自。熄。蜀。魂。紅。徧。蒼。梧。野。吹。徹。參。差。不。見。人。雲。旗。纛。

文苑

六

嫋。靈。來。下。百。年。南。雪。蝕。冬。青。靈。物。深。深。護。碧。城。遺。老。久。忘。劉。氏。臘。秋。燐。猶。作。鮑。家。聲。我。
來。再。換。紅。羊。劫。景。陽。冷。盡。龍。鸞。血。雨。溼。清。明。有。夢。歸。海。枯。碣。石。憑。誰。說。天。涯。盡。處。晚。漳。
哀。刮。骨。酸。風。起。夜。臺。莫。唱。靈。均。遺。襍。曲。九。疑。帝。子。不。歸。來。

婦人者。盍發牌。否則請讓位。剛騰深惡其饒舌。綸提氏則微笑。均不之答。各就坐席。此類博具。最重等次之先後。二人後至。只得位於先來者肩下。故二人相傍而坐。綸提氏曰。吾二人共占一方可乎。剛騰曰。不可。君博必下重注。吾不能隨君。吾占左方。君可占右方。倘吾人俱得采。則沙提里之傾覆當更速也。沙提里曰。諸君速博。毋多疑阻。爲綸提氏探囊出紙幣。下注曰。一百路易。法金幣名準二十枚佛郎剛騰亦下注曰。十路易。沙提里喃喃語曰。吾今其大獲矣乎。不意一博之下。囊家竟爲兩方所敗。衆賭客皆各着眼。以爲氣運已轉趨於兩方。而不知其悉趨於右。左方乃殊不利。再博。剛騰已並其初博所得而盡喪之。以後遂節節失敗。剛騰所有之三千佛郎。轉瞬已盡。而綸提氏之右方。乃大得志。百戰百勝。沙提里左方之所得。不足以償右方之所失。綸提氏下必大法。所得無算。而沙提里遂不支矣。剛騰兵力不繼。計將停戰。綸提氏私語之曰。貸君五百枚路易可乎。剛騰曰。毋須。吾謝君厚誼。但假一千佛郎足矣。縱悉輸去。吾亦不之恤。剛騰至此。已與綸提氏交情漸密。故不憚與之借債。綸提氏遂立以一千佛郎付之。乃一霎之間。又早作青蚨飛去。剛騰笑曰。吾其罷戰矣。幸牘有十路易之貲。足供夜膳也。此際綸提氏之

右方所得愈不可計算。最後綸提氏更下一重注。復勝。沙提里胖子遂盡傾其貲。不覺面紅耳赤。嗒然若喪其偶。迪詩頓從綸提氏之後。亦已沾潤不少。復謂沙提里曰。子未必遂肯罷休。盍再振軍勢。背城借一。終有得勝時也。沙提里盛氣語曰。多謝。吾已喪五萬佛郎矣。聽綸提氏爲囊家。吾乃重與之博耳。於是大衆皆目視綸提氏。綸提氏私謂剛騰曰。公倘不願復博。吾便出局。剛騰曰。吾意已足。不更博矣。沙提里曰。子懼耶。可也。吾今更一爲之。子須與我再搏戰也。惟吾已傾覆。此時囊空如洗。須以券約代之。取楮墨來。吾將備署券之用。遂切厚紙爲小張。方營營然爲之。剛騰潛曳綸提氏去案稍遠。私謂之曰。子欲算弄沙提里。莫如不與之博。不然。使彼得乘間報復。殊非計也。至我暮夜馳逐之餘。已飢疲欲死。卽今便往夜膳。寧不大佳。乃顧視羅畢。見其方就牆隅熟烟以吸。問之曰。今夕之局。非在碧犀酒樓乎。羅畢曰。然。在第十九號室也。惟吾欲乘機會。再博數刻。或數百路易之得。屬意中事也。公等姑先往。諸女客倘先吾至。公等可代我款接之。吾知公等均未與相識。然渠等固不至羞怯者也。剛騰曰。惡。子毋憂。吾知所以馴馭之道矣。於是乘衆人按牌。剛騰潛身出。綸提氏亦繼之。剛騰曰。吾不敢徑邀君與

俱恐君尙欲少留也。綸提氏曰。否。吾亦欲乘此撒手。以稍施懲戒於沙提里。彼極當受此待遇。其用心實欲窺我。冀我之貲。充實渠之囊橐。且日以樗蒲爲事。此等人。吾亦不之喜。而尤有足責者。則以其人不謹厚也。曰。何以言之。曰。君寧不知。方纔於大眾之前。彼曾舉一婦人之名。謂爲與君共飲者。此婦必君之所關切。而彼竟當衆宣言。是豈謹言慎行家之人所宜爲者耶。曰。此亦無妨。吾知沙提里非有惡意者。彼所說之婦人。亦不以有與男子共飲之故。卽足累其名譽者也。曰。誠如此。亦不可恕。此婦人縱與君有牽涉。至今亦常事過情遷。不宜於稠人廣衆之中。特舉其名氏也。曰。此其事實。願亦不盡如君言。吾伊昔之日。實爲陸麗娘子之所歡也。此婦之名。君必已聞之。曰。吾從未之前聞。曰。歡樂場中。彼甚知名者也。曰。吾固未嘗一到此中者。曰。誠然。君生性固喜清靜者。頃承明告矣。是則無怪君之不知此婦。吾往昔殊眷戀之。近從非洲歸。又與之重逢。吾與彼交往。固非別有不可告人者。然終不喜人之饒舌如是。沙提里之言。就吾本身而論。吾絕不介意。但不宜施於陸麗娘子耳。曰。娘子之不欲人語其名。當必別有用意。曰。此其故。實以其今已厭倦風塵。而其現在處境。又頗有難堪之隱耳。曰。公幸恕我。吾

方咎沙提里之強預人家事。今亦自犯之矣。曰。吾之摯友。君自責太苛矣。君端謹縝密。乃爾。寧復可疵。人見君行誼如是。恨不得傾懷以相告耳。吾人沿路縱談。步行至彼可乎。曰。可。吾亦欲畧一舒散也。於是聯步衢路間。剛騰愈與綸提氏語久。愈益重其爲人。自念頃間脫逃之賊。已實疑其別有奸謀。將不利於沙提里所齒及之婦人者。此意何妨爲彼男爵一剖白之。彼必不至洩吾機密。或且能慨然相助。有以裨益吾事。亦未可知也。乃謂綸提氏曰。吾方纔所尾之賊。謂其有害於吾之友朋者。此友朋非他。蓋卽陸麗娘子耳。今請爲君明言之。曰。其然耶。君非謂其居於意大利康衢者乎。彼旣爲熱鬧場中人物。安能居此閔寂之地耶。曰。彼身實自居於翳柳巷。其女與保姆。則居於意大利康衢耳。曰。然則陸麗娘子。自有一女耶。曰。然。年十有九矣。此女殊可人。其名曰德理斯。彼生時。吾尙未識其母也。曰。此猾賊竟欲計害一少女乎。曰。殆是也。曰。此賊意欲何爲。將毋欲擄掠此女乎。曰。吾亦無以測其用心。惟疑彼殆代他人行事者耳。曰。君意得毋疑有權力者主使之耶。然此類行事。當路易十五世皇帝之時。容或有之。近世殆無復敢爲之者矣。曰。俘虜禁錮之事。固知其未必敢爲。然世之有礙於他人。而遂爲其人

殺害者。則至今亦殊未盡絕於天壤也。曰。誠然。此真不幸事。然一少小女子。寧得有仇之者乎。曰。正爲此類之少女。乃多招忌。其母雖失行。而此女則一身獨潔。慎受姆教。性行均淑善無瑕者也。曰。人苟非兇險異常。當不忍遂下毒手。以洩恨於一無辜之女子。曰。吾亦爲如是設想。固亦未深信其必然。頃方與其母媯娜。反覆論究之。然吾人終不免懸心。亟欲有以消滅此種危疑。吾又不能終久捍衛此女。惟盼其早適良人。庶得所蔭庇。其母欲挈之轉徙他州。爾時或容易擇得夫婿耳。曰。轉徙誠是。陸麗娘子縱有仇讐。亦未必能遠隨之也。曰。但願如君所料爲幸。頃間之事。使媯娜知之。將不知若何驚惶。彼詎知今夕果有奸人。來窺伺於其門外耶。吾今夕之行事。皆非媯娜所能夢見。吾之追躡奸人。歷偷兒之巢窟。深夜爲彼作謀者。固非彼之所知。吾之卒得結識一上流君子。竟肯哀憐無告。爲彼母女若邂逅關切。尤非彼之意料所及也。曰。吾所厚之指揮。君所親愛之人。吾爲君之故而亦親愛之。關心其榮枯得失。固亦恆情耳。偷得爲渠輩有所盡力。吾且甚樂。自今而後。此賊如再到吾家。吾必繫之。以待君之措置也。曰。吾知此賊必不更至。彼主謀者既經此一挫折。必將變其計畫。而別求所以肆毒之方也。曰。

然則首當留意於其主謀之人。曰：然。惟此人殊無捉摸處。於此有一人頗爲吾輩所疑。然其人固吾等所未嘗一謀面者。今且置此。吾有一言欲請問於君。願君坦懷相答。倘教君與陸麗娘子相見。君其拒之乎。曰：何至拒之。吾惟敬待君之紹介。以期與之謀面耳。實告君。吾此刻雖身世寂寞。然倘與愜意之婦人往還。固亦未至於不悅者。卽今夕夜膳。吾亦知有少婦在坐。且知其並非貞淑無過之倫。而吾亦無不可。是亦可證也。曰：君惠然肯來。吾所深感。君與渠輩周旋。漫無可否別擇。尤徵大度。惟吾意君之於婦女。當能平心觀察。而具有恰當之理論。以瑕疵之者。君其毋自隱諱也。曰：亦不盡如君言。吾原非深惡此輩者。不過熱鬧之場。非所適意耳。然吾亦不一意拒絕。其實少年之娛樂。既已一切經過。今乃無復有此種興會也。曰：此則盡人所同也。曰：實告君。吾往昔亦曾置身於歡樂之場。今亦不以爲可悔。當吾年二十有五之際。曾管駕海船。此時最多愚駭舉動也。曰：君固海軍人物耶。吾則陸軍人物也。彼此更當相契矣。曰：非也。吾所率者。特商船耳。吾父於佛蘭西島。其先屬法。故名後轉。屬英。因改名。廢理梭。廣有殖糖園地。又爲商船主人。吾所率之船。卽吾父所有船中之一艘耳。迨後喪父。吾須承管其遺業。游樂之地。不復沈迷。

然吾之舊。跡其地之人。至今猶能言也。曰。然則君固法人。斯島今雖易主更名。然君之心。仍當自認爲法人也。曰。然。此一定之理。吾先世原祖法蘭西。當此島改建英國。易名爲廢理校。吾大父猶堅不肯改其籍隸也。傳至吾身。乃漸安之。今之轉至巴黎。本欲圖久居者。然意殊難定。或終當歸去耳。曰。君何故未能決計居此。將別有窒礙之端乎。曰。無之。吾固了無牽繫者。所不足於心者。徒以居此繁華大都。而一身寂寞。且所遇之人。皆浮薄無真者。故生厭耳。曰。此但須改易君之行徑。別求新交可也。曰。泛泛之交。吾覺無其意趣。而推心置腹者。又不易得。且吾更有妄想之一境。其奢願亦恐非此間所能償。君聞吾所志。當必笑吾。然吾猶欲言之。吾所願非他。欲娶妻耳。曰。此等異想。爲吾所不肯苟同者。然人生各有所樂。寧能相同。君之所願。願亦易足。君年尙少。又殷富有爵秩。至於吾所以評論君之身心兩者。其所欲言。今不敢遽宣諸口。君廉耻中人。恐以吾言爲阿好。反致君不安也。爲君計之。此間固不少坐承先業之女。君但於其中。物色其愜心者。斯可矣。曰。君言過於獎譽。且吾亦非欲希求光耀之婚事者。與其扳附於高門。毋寧擇婦於尋常百姓之家。但得好女子。而於資產聲名爵秩均無有者。於願亦足矣。

曰。似此更無難償君之願。巴黎地方貧寒之孤女。舉目皆是也。曰。吾固知之。然吾之擇婦。於才德兩者。皆欲苛求。故不易也。不寧惟是。吾更須與立一分外之約束。其人果欲爲吾妻。須實在用愛於吾身。而非以別有希冀之故。勉強從人者乃可。然以吾之年齒。而欲得婦人之眷戀心情。此真不易者矣。曰。君年尙非老大。曰。吾三十有六矣。曰。吾亦三十有五。與君年齒正相若。然吾自信尙能撩動他人之愛情也。君亦何不能之。有。吾將爲君試圖之可乎。曰。此固吾所深願。君倘有所推許。而引進於吾。吾直可無須鑑別。合眼而徑受之可耳。曰。似此吾當得臨君之婚禮。然後返於非洲也。君但委諸吾可矣。此時婚議未定。與君稍一行樂。如偶作夜飲之類。當亦無傷。吾甚欲一視迪詩頓氏所招致之嘉客。渠輩似長夜作消遣於羅甸婦家中者也。曰。羅甸婦何許人。吾似曾聞斯名者也。曰。此亦不足異。斯名固無人不知者。且俱樂部中人。亦多曾道之。君殆從彼聞之耳。此人乃專作媒妁者。特其所撮合之男女。殊非正式之婚禮。不過露水之姻緣。多者聚首經月。次則經旬。最少則經時而已。綸提氏笑曰。君刻畫彼之營生。可謂窮形盡相。使人捧腹。聞君之言。足見君亦會倩彼効力者也。曰。然昔日曾有之。然吾之不復履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教育雜誌 第三年 第四期 目錄

月出一冊 售洋一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
郵費每冊二分

本社為研究教育改良學務起見特設雜誌一種自己四年出版後未及一載銷數業已逾萬南至叻埠北抵蒙古東經日韓以達西半球西由陝甘而及新疆此固同人始願所不料足徵我國教育進步之速也茲將第三年第四期目錄列左

圖 畫 巴黎國民圖書館攝影(辦事室) (雕刻館) (總管處) (繕錄處) 緬甸仰光福建女學校攝影

(其一)(其二)(其三)(其四)

實 驗 學校園

小學理化器械製造實驗之簡法

調 查 北京伯魯塞爾萬國博覽會教育出品概觀

法 令 學部奏訂地方學務章程施行細則(學部新定管理日本游學生監督處章程) 學部奏高等

實業學堂附設實業教員講習所完全科合班教授辦法摺 又奏中等工業學堂酌增應用化

學一科片

雜 記 大事記 學事一束

纂 事 海外學務瑣談

陝西煤油

北極探險之往蹟

蓄養鴛鳥之益

文 藝 教育小說埋石棄石記

問 十二則

●附告○本雜誌每月初十日發行月出一冊洋裝八十頁乃至百頁約五六萬字插畫數幅每年首尾

兩期各增加四五十頁

人間第一
一精本 **王右軍書聖教序**

右軍書精本難得。在有宋時已發此嘆。人間流傳多是翻刻失真。於右軍面目。何嘗得其絲毫。近見坊間有北宋拓聖教序。筆意生動。少足當意。惟筆畫過細。恐仍非至善者。此本爲崇語鈴中丞所藏。題跋徧紙。號以墨皇。且稱爲天下法書名碑第一。吾家宋搨墨寶第一。又有何道州題詩。舉以與所藏肥本黃庭。並稱雙絕。則其爲鴻寶可知。拓影亦極精良。臨池家所宜手置一編也。

(每部定價八角)

初拓李璧碑

此碑最新出土。神彩與張猛龍至爲酷肖。真魏碑中之尤物也。有志書法者。不可不家置一編。每冊定價四角。

寄售處 上海福州路廣智書局

法 政 雜 誌

國家實行立憲政治之期益迫凡吾社會必有多數人能知立憲政治之精神方能收立憲政治之善果本社同人特發刊雜誌宗旨在研究法律政治現象參證學理以促進羣治而尤注重法律方面之研究以期合法治精神計雜誌分類如左

- (一) 社說 凡論說皆依據學理按切國情以公平淺顯之詞發表意見或介紹名家學說加以論斷以備當事者採擇其一家之言及空泛偏宕之詞無關學理者皆所不取
 - (二) 資料 凡東西政法家學說海內名家論著其確有心得足為研究之資料者及特別記載調查等件無不廣為輯譯
 - (三) 雜纂 凡中外關於政法之著述如講演判例批詞時評史傳筆記答問等均隨時選錄
 - (四) 專件 凡奏摺公牘法律草案議案等擇其證引繁博議論明通或足備參考者全錄原文其已經頒布之法令已另有專書非特別重要及與本雜誌所說有對照處不再全錄
 - (五) 記事 凡關於立法上事件及行政事件之有關係者分為世界之部本國之部隨時記錄
 - (六) 凡可備法政家參考之件擇要附錄
- 以上六類每期不必皆備每類頁數亦不限定
本雜誌月出一冊至十二冊每冊約八十頁四五萬言定價及郵費廣告辦法如左表

代 價		定 價 表		費 須 先 惠	
		報 資	目 冊	半 年 六 冊	全 年 十 二 冊
普 通	一 冊	一 角 五 分	八 角	一 元 五 角	
	半 冊	七 角 二 分	七 角 二 分	一 元 二 角 六 分	
上 等	一 冊	三 角 八 分	一 元 二 角 六 分	一 元 九 角 六 分	
	半 冊	二 角 六 分	七 角 二 分	一 元 二 角 六 分	
特 等	一 冊	三 角 八 分	一 元 二 角 六 分	一 元 九 角 六 分	
	半 冊	二 角 六 分	七 角 二 分	一 元 二 角 六 分	
廣 告	一 期	三 角 八 分	一 元 二 角 六 分	一 元 九 角 六 分	
	半 年	七 角 二 分	七 角 二 分	一 元 二 角 六 分	
全 年	一 冊	一 元 五 角	一 元 五 角	一 元 五 角	
	半 冊	七 角 二 分	七 角 二 分	一 元 二 角 六 分	

發行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及各省分館

二十世紀大著作名家童君愛樓實驗自來血保證書

明州童君愛樓 著作等身生平擅長詩文書畫小說戲曲等一切撰作 大江南北久噪文 名歷在本埠各譯局各報館兼筆多年海內文學界中莫不知有此君其為文

莊諧並作 獨對町畦 實為近今二十世紀著作家中有一數人物 因其朝夜著作操勞過甚 以致心血大衰精神困憊

時患百藥無功 今讀其來書能 知其服本藥房自來血後其病如失精神倍增 仍不能深宵著述不知勞倦 深讚本

藥房自來血有起衰扶弱之功 今特將其惠書照登於下藉見自來血大有功於人之以思慮致疾云云○五洲大藥房主人雅鑒今啓者鄙人向以筆墨糊口 歷

在廣學會山西大學堂譯書院萬國商業月報館字林滬報 娛開日報文娛報鶴鳴報春申諸處辦事多年自願不文著書至數

百萬言一人精神有限終日埋頭窗下 竟成了肺喘之症 近更書寫稍久神志易昏不能如舊時深宵著述莫知苦辛鄙人亦稍諳醫理 念小恙之來多由心

血暗耗 致陽氣飛越成神衰咳喘痰多內熱 八月間服 貴藥房自來血後不覺喘平痰少 仍

耐勞 蓋由補血而得能若此也 此書聯伸謝悃 并告學界諸君之抱有同病者即願 財安

寓本埠大馬路德仁里六弄志強學堂內童隱頓

海內諸公如蒙惠購請認明全球老牌商標每瓶內加附五彩認真券一張值洋一角

保證書一本方不致誤 大瓶一元二角 小瓶一元一角 每打 十二元 二十元 託局函購原班回件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對面五洲大藥房抄

登

◎太倉中斌學堂監督兼歷辦普通震旦校務聞君冠

塵服自來血之後精神倍增舊病全除之保證書

五洲大藥房主人 執事敬謝者 歸國 瞬將十年 辦 普通震旦 校務並獨力

中斌公學一所 學生日見發達一切校政教 以舊患疾喘逢寒必發 深受其累

愈中英大藥房購服自來血四瓶功 效甚速鄙人素不信醫藥自服之後 精神倍增 舊病全除 面部紅 日漸肥胖

一切校務勝任愉快為此敬告中外學界全人之同 病者庶得早占勿藥也專鳴謝悃即頌○○日社

自來血價目 大瓶 二元二角 每打 二十二元 託局函購原班回件凡 各界諸君如蒙惠顧 須認明全

球老牌商標 每瓶 附有一角之認真券 一張 保證書一本

方是 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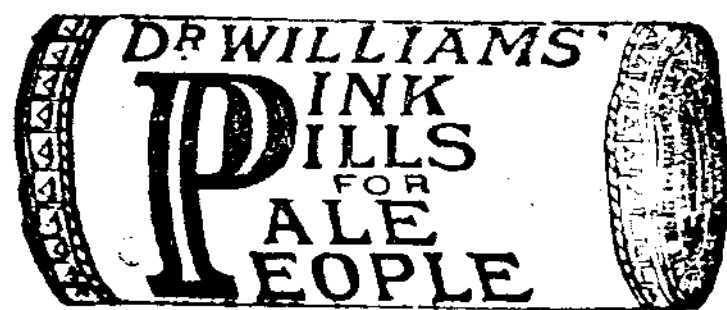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對門五洲大藥房



揚州鹽道署書記員郭晉安君澤民云○余嘗患風濕腰酸背疼計歷二十寒暑腿極酸痛懶於行步身甚軟弱不克支撐曾延多醫試服各藥毫無裨益當此為難之際爰將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試服之不意如此痼疾一日竟為是



揚州郭晉安君曾患風濕腰酸背痛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而獲愈



此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也

丸所驅除今則身甚強健舒暢異常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中國各處各藥局商店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如疑假冒可直向上海四川路八十四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中國總發行函購或向重慶白象街分行函購亦可價銀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費一律在內